民報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六月八日發行

第拾四號

民報第拾四號目次

●圖畫
▲西比利亞阿喀兌獄中之俄國革命黨員
▲阿喀兌獄中女革命黨員
●官制索隱……太炎
●清儒得失論……章嵚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章嵚
●附錄
▲答鐵錚……太炎

本報發行一週年以來時承海內外諸君子力表同情捐助鉅欵玆又承顏君及自由社諸君惠助多金特將台銜及數目登諸報首以誌銘感謹以先後爲序

顏太恨　五十元
美國大埠自由社　十元
同情人　五元

本社敬啓



西比利亞阿喀兌獄中之俄國革命黨員



阿喀兌獄中女革命黨員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輯部爲荷

T, I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粤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冊。售銀一圓。半年六冊。五角五分。零售每冊一角。郵費每冊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本社謹啓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合資會社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説明

小學讀本教授用

博物標品

東洋社

六重桐箱入一組貳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説明正確誠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 學校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税貳錢

● 兵式體操法 附射擊學 漢文 金六十五錢 郵税六錢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説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盍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十二番地 電信略號トオヨ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券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四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 小學手工科用具

普通具拾壹圓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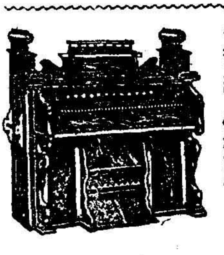
●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鑛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 教育用各種標本模型類 ● 躰操遊戯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裝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デスク形一號貳拾圓乃至號百圓普通形一號拾七圓乃至拾四號貳百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繕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運示進呈

民報 (第拾四號)

官制索隱

太炎

九服崩離天地既閉吾乃感前王之成迹而爲官制索隱四篇蓋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見以至徼隱其次期於致用一切點汙之迹故非所曉雖曉亦不欲說吾今爲此獨奇觚與衆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乃亦不待排比推迹經脈盡於孫絡相其陰陽嘗其臭味其作始至微眇而終甚鉅爲傭衆所弗能理者乃箸之於篇其微指在使人周知古始以興感慕耿然識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於取法故不欲掩其點汙與胡伯始杜君卿諸公尚殊其意況若端臨之僂僂者乎或曰凡事之使人興慕者在其可崇可貴今子爲天子居山宰相用奴諸說適足釀嘲而起鄙夷宗國之念毋乃其自刺謬耶曰吾曩者嘗言之以爲祖宗手澤雖至儜拙其後昆猶寶貴之若曰盡善則非也昔顧寧人丁明絕胙發憤考帝王陵寢彼蒿里中陳死人豈有毫末足用於當世然識其兆域則使人感

懷不忘且今之觀優者求其事迹蓋負慙德而姦惡可甚者衆矣優人固未嘗爲掩諱且暴露愈甚則觀者愈益奮興豈非以漢官威儀於此得其放物故弗計事狀之淑慝耶若徒就官制言吾中國專制之世宰相則用近臣其樂爲近臣者誠醜然歐美君主共和之政抑豈有以愈是乎凡爲代議士者營求入選所費金無慮鉅萬斯與行賄得官何異民主立憲世人矜美法二國以爲美談今法之政治以賄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貴顯夫佞悅衆人與佞悅一君者其細大雖有異要之猥賤則同也然則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與官吏議士若行誼不修賕賂公行斯爲官吏議士而總其維綱者爲政府政府之可鄙厭寧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見拿坡侖華盛頓則敲其頭矣凡政體稍優者特能擁護吏民爲之興利愈於專制所爲耳然其官僚猶頑頓無廉耻非是則弗能被任用故嘗論政府之於生民其猶乾矢鳥糞之孳殖百穀耶百穀無乾矢鳥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自治者猶去乾矢鳥糞而望百穀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者猶見百穀之孳殖而並以乾矢鳥糞爲馨香也吾儕所

志在光復宗國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爲之也非義所任非情所迫也以是反觀則無欣厭於甘辛黑白矣

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

惠定宇作明堂大道錄考明堂者經師所有事其言大道則夸也明堂淸廟辟雍之制古今興廢雖不同然麗王公奠天位者其實其名大氐不出山麓古之王者以神道設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爲代天之官因高就丘爲其近於穹蒼是故封泰山禪梁父後代以爲曠典然上古視之至恆也山海經云「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又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西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係昆之山有共工之臺」蓋人君恆居山上雖宮室既備猶必放而爲之有時亦直營岡阜以爲中都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詩稱公劉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此蓋在夏衰戎狄雜居之世其後則春秋以天子所居爲京師亦放物其意而名之爾雅釋詁曰林烝君也林爲山林烝即薪烝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後代此制既絕而古語流傳其迹尚在故秦漢

第拾四號

謂天子所居爲禁中禁從林聲禁者林也言禁言禦皆山林之儲胥也（亡友陳鏡泉說）五經異義鄭駁云「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衆家之說各不昭晢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鄭說雖是然不悟廟亦在郊書說云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二說遠近雖小殊然同在近郊則一明堂宗祀所以嚴父配天古之廟止此而已其在三代之禮五廟與明堂各異則不可以槩太古三靈辟雍與明堂同處亦得言廟在周禮言之則非也在太古言之則是也明堂在郊郊字古借用蒿（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爲蒿）故郊宮或作蒿宮然自大戴禮盛德篇已不識蒿郊同字乃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杜名爲蒿宮」詭誕之言不可爲典要矣雖然明堂在

郊亦祇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則圜丘正爲王宮之地故附於郊丘者有王宮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壇而命之曰王宮明王宮與日壇同處朝覲於是祭享於是治事於是授學於是後世旣不能繼故猶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靈於郊野靈臺者其所以擬羣帝之臺耶又尋山字之聲類考之則說文云「山宣也」以聲爲訓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爲天子正居周有宣謝漢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語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謝漢五行志以爲講武之坐屋此固未備據顧命路寢所設大訓天球河圖皆在焉而鼖鼓赤刀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講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尋謝字古但作射而射與夜相通（左氏文六年經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觀天之器其在後世始分觀天之處於靈臺然太古靈臺宣室未始有異皆在山顚而已復觀祭法夜明爲祭月之壇與日壇稱王宮者密邇至於漢世而宣夜夜明之語轉爲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謝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義相聯者也又尋尚書有「納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說曰。堯使舜入山林以澤此讀麓爲本字

第四拾號

所謂。「林屬於山爲麓」也今文家歐陽夏侯說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如此又曰。入於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論衡正說篇古文於字義爲得顧於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義又不合即實言之則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衛山也堯時君相已居棟宇而猶當納於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遠其故事尚在禮官初拜三公當準則典禮而爲之則必入大麓以爲赴官踐事之明徵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後世祇爲虞衡之官而古代。正爲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保衡猶是衡麓之故名也說者以爲阿倚衡平則望文生訓也。至漢時有光祿勳爲天子門衛勳者閽也胡廣已言之獨光祿之義至今未有塙解其實光祿即是衡麓衡橫古通又尚書今文橫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橫光三字爲一也古音同在陽部漢時爲天子主門者又有黃門黃門復即橫門衡門在水之衡。則曰水衡。係於天象。則有五潢。天官書曰。咸池曰天五潢。樂叶圖曰。咸池五車。天潢主河梁。是潢亦關梁之屬與衡音義皆同。故主門闥者曰黃門。即橫字又即潢字。衡光一也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號曰黃門令此望文生義。然則古天子居於山林而衛門者名爲衡鹿亦即宰相宰相以近臣爲之。見下篇至漢時天子雖居宮室然爲之守衛者猶曰衡鹿此亦因

於古名後人不解。隨文作訓。應劭乃云。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劭生漢末。去武帝財三百歲。而已不知其義矣。漢武時去古甚近。其名號多有取法。史記樂高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是漢武時所用古名古訓。當時經師已不能解。無論東漢以後矣。然證之以郎官。郎者。光祿勳之屬。亦天子守門之官也。漢書楊惲傳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義也。大氐古天子端居岡阜。而從官以射獵爲事。多得其饒。故漢世因之。猶名財之所出爲山郎。斯語雖見於漢。然自殷周時已有此意。周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是則天子在山。取其饒用。從官得以干祿。至殷周雖已居城郭。猶必宅於高山旱麓之地。漢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從來遠矣。綜考古之帝都。則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陽城。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爲之。故周語稱鯀爲崇伯鯀。逸周書稱禹爲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後又有適山之文。盤庚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周之先公劉居京。其後

又處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實地而非虛號上古橧巢後王宮室其質文雖世異而據山立邑則同左氏言三墳九丘賈侍中云「三墳三皇之書九丘九州亡國之戒」言墳言丘並以都山爲義及其亡滅宮室邑里皆已泯絕惟丘陵之形獨存甚者或夷爲汙澤故伍員哀吳之亡則言吳其爲沼而屠滅者至於豬其宮室蓋以爲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於神明洿澤者亡虜之所處淪於幽谷也然則天子居山其意在尊嚴神祕而設險守固之義特其後起者也

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

尚書載唐虞之世與天子議大事者爲四岳貴族世侯去共主不過咫尺議有拂忤亦無以面折廷爭爲也直持之使不得遂行耳小者卿尹之屬雖貴不及岳牧其勢常足以自植於是專制之君厭之則爲己腹心者惟奴僕與近侍此義至易明觀今時州縣不任佐貳吏員而獨任己之閽人以佐貳有官位吏員有世及皆不能曲從己意故惟閽人爲可恃昔之人主其心豈異是耶蓋伊尹嘗爲阿衡商頌亦爲保衡書君奭衡之義前已發之所謂衡鹿即光祿也而阿保爲女師之稱後漢書崔寔傳。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注阿保謂

傅母阿之爲名見於禮記稱爲「可者」說文阿字作妿然即呂覽本味篇稱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誣矣孰謂其躬耕樂道耶湯既引伊尹爲腹心而阿保之名無改其後相襲遂以阿保爲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說者以爲阿倚衡平則不尋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說湯以至味然則割烹要湯之說亦不誣也曲禮述夏商之制太宰尙卑是其職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明冢宰之貴商時已然至周禮天官太宰遂正位爲五官長然其所屬宂官猶是宮中治膳之職若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獸人漁人鼈人腊人酒正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皆治庖宰之事者也又伊尹能治湯液故周禮沿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官亦隸太宰伊尹本爲女師故周禮沿之使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而宮正宮伯宮人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皆屬之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以太宰爲其長官後儒不審沿革謂特使宮掖宂官隸於冢宰使不得阻撓外政所謂宮中府中皆爲一體者不知周制實由沿襲而成非別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周禮爲佐佑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羣吏之治百官

府之徵令以治法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職崇矣然見於春秋傳者則列國之宰夫猶是庖人而漢世奉常屬官有廱太宰專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後分之或從本職則爲庖人或從差遣則爲執政相沿有宰相之名其源委至曖昧也相之爲名本瞽師之扶掖者耳稍進而贊揖讓槃辟之禮者亦名爲相其本皆至賤矣然自堯時舉十六相已漸崇貴仲虺爲湯左相召公爲周伯相遂以其名被之執政即觀孔子之在夾谷本贊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記言「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以執政歸之蓋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國丞相之名所由起矣御之爲名詩言暬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國至秦世遂以御史監郡蓋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國密事猶後世以中貴人銜命也秦之御史已較周時爲貴其長官御史大夫則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傳御遷其私人鄭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襲其制耳」僕射者亦賤官之名也禮記檀弓言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時以僕人通書札左傳言魏絳授僕人書此猶近世投刺者

必由閹人傳入耳秦時謁者掌賓贊受事尚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由是僕人射人之名始合爲一其被名非無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其說不合。近孫仲容始以僕人射人之說正之。）漢時有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後更爲中書司馬遷嘗爲之後漢有尚書令尚書僕射爲國政之大三公備位而已至魏以後中書又任朝政及唐則尚書令尚書僕射中書令皆爲眞宰相奄豎之稱施於執政而世不以爲恥者由其習貫然矣侍中者又賤官之名也漢初侍中非奉唾壺即執虎子至東漢則侍中比二千石元魏以降漸益顯著唐時亦以侍中爲眞宰相然其所居猶曰門下斯與閹椓之徒何異形迹之不可掩如此綜此數者則知古之宰相皆以僕從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權藉雖崇階位猶下最後乃直取其名以號公輔然至於正位之後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漢之丞相御史權位皆至重也東漢謂之司徒司空而國政已移於尚書矣唐之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權位皆至重也其後祇爲虛銜而謀議國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書省左右丞相自胡維庸謀反以後禁不得設而天子所與論道者歸之內閣矣明

第拾四號

之大學士秩不過正五品至滿洲乃以此爲公輔之正名而政權復移於軍機處矣是知正位居體之臣爲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後能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其他古之言寺者本爲寺人至漢而百官治所皆稱爲寺 近人或謂寺人本當作侍此拘泥說文之過 古之言官者本即館字周禮遺人言候館有積詩言適子之館授子之粲孟子言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此館字所以從食至今猶謂賣酒食家爲館子其義取此乃漢時有太官令丞主治膳食足明官館同字 周易官有渝蜀才官作館亦其證 官本食舍引申之則以官爲版圖文書之處 曲禮在官言官法 而禮記言官師荀子言官人失要猶爲府史之稱最後引申乃爲吏事君者古之言臣者書言臣妾逋逃說文謂臣象屈服之形 臥字從臣正象其伏 臧獲之臧亦從臣字 說文訓臧爲美非本義 最後引申乃訓爲事君者觀於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貴唯天子與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則皆等於奴隸陪屬觀於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僕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參密議者名爲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以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媿耶

古官制發原於法吏說

上述神權專制之世。所以藩王室建公輔者。梗概略具。乃夫卿尹百司。非以閹奴備位。其始作者爲誰耶。曰本於法吏。自三苗作五虐之刑。而皇帝哀於庶戮。其時法吏已貴矣。余尋古之言士者。說文云士事也。是士事本爲一字。事字從史之聲。事史本亦同部。是其聲義相禪。原一而流殊。史官之文。或借里字爲之。即左傳史克。魯語作里革是也。或借李字爲之。則老聃爲徵藏史。稱爲李耳是也。（按李耳之李。本借爲史。春秋史官。皆以史爲氏。）而刑官名士師。亦或名理。月令命理瞻傷。鄭云「治獄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是也。士理同部。以聲相通。晉語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韋昭曰。子輿士蔿字。理士官也。」士蔿既以官爲氏。則知士理不殊。理官亦借李字爲之。管子云。皋陶爲李。（法法篇）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此皆假借之字也。而吏從史聲。使又復從吏聲。行人之官。其名曰使。亦或借理爲之。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是也。亦或借李爲之。左氏云。行李之往來。是也。理官受辠人之語。則謂之辭。書稱獄之兩辭是也。籀文辭字從司。說文司。臣司事于外者。又吏亦從史聲。爲百官之通號。吏事或有相通。則詩

第拾四號

言三事大夫左氏言王使委於三吏三事三吏並即三公是吏事爲一也大凡士事史吏使李理辭司九字古本一言聲義無二是故觀其會通則有密移之迹蓋太古治民之官獨有士師而已士任其職斯之謂事士聽其訟斯之謂辭訟辭繁而不殺不得徒以結繩爲斷於是初造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記錄訟辭者謂之史邦國有獄士師遣其屬官就地聽之亦時有密行以詗察者謂之行理行李而變其文謂之使觀周禮大行人之官屬於司寇其貳有小行人復書邦國之犯令作慝爲一書斯又史官之職與御史爲官聯者由是而汎記國事者皆以史名由是而汎通聘問者皆以使及行李名由士師而分其權凡長民者皆謂之吏凡治事者皆謂之司而羣吏之長謂之三吏三事稍次者謂之卿士夫史以載籍吏以長民使以宣情而原皆出於士師者何也曰法吏未置以前已先有戰爭矣軍容國容旣不理析則以將校分部其民其遺迹存於周世者傳曰「官之師旅」又曰「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是官秩之崇卑因部曲以爲號也將校自馬上得之本無待文史册籍之紛紛者然自黃帝既有李法申明紀律執訊醜虜不得無刑獄事而聽獄受辭必有待於書契其

事繁碎非躬擐甲冑者所能兼辦於是乎有軍正元尉以司刑法及軍事既解將校各歸其部而法吏獨不廢名曰士師徵之春秋凡言尉者皆軍官也及秦而國家司法之吏亦曰廷尉此因軍尉而移之國中者也況上古官制未備寧得不轉相推移耶士師者所謂刀筆吏也其務在簿書期會於是分裂而史職始興借觀秦世程邈之造隸書本爲吏事作也漢初蕭何自主吏起而獨留意圖書之事時大篆已不行蕭何獨明習之以題未央前殿故知書契文史本法吏所有事其分而爲史官者用在是也士師既建其屬吏徧布寰內矣然所掌止於兩家評訟其無主名控告者則士師所不與聞必將有發奸擿伏之吏以彌其闕於是乎置小行人於是乎置御史既掌刺探亦兼記錄且其人又必明習文字者也故屬瞽史諭書名則行人職之既而邦國相聯互有聘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惟辭令之務有草創者有討論者有修飾者有潤色者此又非法吏不能爲也是故行李交馳結軌千里亦不得不由法吏分裂而成也治民之官其始獨有法吏以主訟獄自餘賦稅繇役人自供給而已及夫姦僞萌興自占不實則經界版籍之事興而是非法吏莫能爲於法吏中又非

小行人莫能爲必身歷其壤手寫其圖持籌以計之箸籍以定之上之長官以知地域廣輪戶口多少之數於是分裂其職而始有邦國都鄙之官也是故司徒司空之職亦不得不由士師分裂而成也夫法字從廌謂訟有不直者則神羊觸之斯固古之神話然以斯知法字本義獨限於刑律而已乃其後一切制度皆得稱法此非官制起於士師之明證乎鋪觀載籍以法律爲詩書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於國家者不在經國遠猶爲民興利特欲綜覈名實略得其平耳是故韓范三楊爲世名臣民無德而稱焉而宋之包拯明之況鍾近代之施閏章稍能愼守法律爲民理冤則傳之歌謠着之戲劇名聲吟口逾於日月雖婦孺皆知敬禮者豈非人心所尙歷五千歲而不變耶

古今官名略僞

從一官言者用定名從數官之相聯相屬言者用假名從職守言者用定名從階位言者用假名從經制之實職言者用定名從特殊之差遣言者用假名此古今所不能外今時司法者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按察司行政者有布政司知府知州知縣

此一官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相聯相屬言之則前者皆可云風憲官後者皆可云地方官此用假名者也今時碑版皆書死者所官此職守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階位言之則三品以上虛擬以古之三公而稱爲公三品以下虛擬以古之封君而稱爲君此用假名者也明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屬此實職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特殊差遣言之則治軍治漕治河者亦可直稱爲總督巡撫總漕總河此用假名者也不明斯指則說古者或多陵亂而滋疑殆立政有常伯常任準人此皆周禮所無說者遂以是疑周禮不知周禮自一官言從其定名立政自數官之相聯相屬言從其假名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上大大董仲舒」佞幸傳言「鄧通官至上大夫按百官公卿表但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諸官無所謂上大夫者說者遂以是疑漢表不知漢表自職守言從其定名史記自階位言從其假名也商周有冢宰而無相春秋時以卿將中軍上軍下軍而無將軍顧命稱召公爲伯相左氏稱仲虺爲湯左相老子言偏將軍上將軍左氏言魏舒爲將軍說者遂以是疑顧命老子左氏不知宰云卿云自實職言從其定名相云將軍云自差遣言從其假名也

夫數官之相聯相屬與夫階位易明也其特殊差遣者則古今尤多變亂大率官制以實職爲定者前有周禮漢官後有明制而已而春秋六代唐宋之世則差遣著而實職微宋時官名幾無實職可道此稍習歷史者所周知然歷代相沿之制往往於前代則爲差遣易世而後則就其差遣以爲實職之名如明代總督巡撫皆差遣也而滿州以爲實職明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千總皆差遣也而滿州以爲實職武員之沿明實職者獨有都司而權藉官位已大殊絕彼與布政按察二司參列而居一省戎事靡不統之而此特爲微末小校斯名存而實殊矣若夫明代所謂道者其官爲參議僉事而非直以道爲官名至清中葉乃直名之爲道此於名義皆不可通雖然尙論古初亦非絕無其例蓋有以官名號其地者若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河南尹是也（明時稱某省爲某布政司亦同此）有以國名號其君者管子言斬孤竹（大匡篇）左氏言殺斟灌及後漢人以靑州豫州荆州等名稱其刺史是也有以治所號其官者史記酷吏列傳言「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直稱太守爲府又衛候天子廊屋之官直稱爲郞是也有以疆域號其君者如

漢世稱天子為縣官（縣即寰字。所謂天子之縣內也）是也有以古人姓名號其官者如王莽置羲和本於古占日者羲和周初置師尙父本於古占月者尙儀漢置佽飛本於古善射者佽飛是也有合古之二官以號一官者如周時僕人射人本二官秦合僕射爲一楚國連尹莫敖本二官項楚合連敖爲一是也有取於古之典禮以號其爵者如周禮公侯執圭孤卿執幣戰國項楚則有執圭執帛之爵是也綜此七例而名號展轉變遷者略具於斯今之稱參議僉事爲道則從第三第四之例也抑余謂實職差遣展轉相禪者三代秦漢其制相因魏晉唐初又因秦漢中唐變制宋世因之明室創制滿洲因之盲儒不察輒于三代秦漢閒畫分畛域因封建一統之制有異而謂百度皆殊轉以唐宋至今上同秦漢斯誣妄之甚者也秦漢官名多循周制若內史太史御史太僕大行司隸中大夫同爲實職固勿論已其有職掌稍殊者若衡鹿轉爲光祿與周時侯國之法少殊而轉近唐虞帝制十亭一鄉置嗇夫以理訟獄與左氏言掌幣者有殊而合於管子之「人嗇夫吏嗇夫」此非無所受也外吏建置多因周時差遣而變爲實職之名或因周時實職而變爲差遣之名如周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

伯之國國三人謂之三監此差遣也其君亦得稱監天官太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此假名也秦因之以御史監郡漢書直稱平爲泗川監則差遣而爲直稱矣周名大國之相爲守故管仲稱高國爲天子之二守欒盈稱士匄爲王之守臣此差遣也 大國之卿。命於天子。與漢時王國傳相同。故言差遣。 其君亦得稱守故諸侯對天子稱其祖父爲先守某公 左襄十二年傳 此假名也至晉文置原守魏時吳起爲西河守及秦漢治郡者皆以守名則因差遣而爲實職矣周名小國之相爲令故楚以子男之國而置令尹此實職也其君亦得稱令故屈原稱其君爲靈修即是令長 長字避淮南諱作修。非其本文。長亦周時舊名天官太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云長謂食采邑者。 此假名也至魏西門豹爲鄴令及秦漢治縣者皆以令名或以長名則因假名而爲定名矣由是言之見六國秦漢之有監守令長而謂周時未有監守令長必不可也彼相與將軍者亦何以異此乎復以他事例之元帥之官秦漢且未嘗置唐時方顯著耳春秋言某某帥師亦祇爲差遣非實職也然左氏已有「子爲元帥」之語政府之官古今所未嘗設特其語己早著至今亦尚爲通稱其眞以政府爲法定之名者獨李自成而已 李自成改六部爲六政府 然

前此罔亦有政府之語今見秦有相國六國以來有將軍而謂古所未有何異見唐時之設元帥李自成之置政府而謂古之言元帥政府者皆唐人及李自成所改竄耶是故不辨定名假名之異而强以實職相稽則疑古者自此始得其會通能無爽然自失耶余每恨王伯厚作漢制考徒能比附事狀而講通古制者希近世經師又鮮以秦漢事通之六藝夫胡廣解漢官多原周制康成說周禮又附漢儀明其俞脈相通非苟爲皮附而已近人陳澧亦敎人觀歷代職官表歷代職官表之爲書固差可推見沿革然其學識膚淺未知貫穿之法乃如周官冢宰於漢唐爲尙書令而今之吏部在周禮特爲司士之官此則杜君卿已明言之然自唐至今皆以吏部上比冢宰作表者亦未能是正異者則强爲同同者則見爲異其不可爲典要亦明矣因論假名定名之事而類及之。

本報十二號臨時增刊天討一書已出版多日凡持有本社去年紀元節贈送之天討券者請速來本社領取

本社白

清儒得失論

章裔

昔楊子法言有言。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幼誦其言。輒心儀之。因以證覈往軌。盱衡近俗。則明人多行。略與周同。清人多病。略與秦同。何者。明庭雖屈辱臣節。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憤。砥名勵行。略存婞直之風。及考其學術。大抵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觀書。勤于講學。釋褐之士。莫不嫻習典章。通達國政。展布蘊蓄。不貳後王。或以學植躬。勇于信道。尊義輕利。以聖自期。故上起公卿。下迄士庶。非才猷卓越者。即愚無知之士。雖江陵之徒。敢悍精敏。專事威斷。然保民固圉。功參管葛。而立朝之臣。其清亮亦多可師法。及秉鞭方面。則又子惠烝黎。稱爲循吏。下至草澤迂生。猶能敦厖近古。陶物振俗。功在覺民。雖迂滯固執。不足應變。然倡是說者。莫不自信爲有用。若夫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爲歸。或假借經世之說。以釣聲名。則固明代所無也。及夫蠻夷猾夏。宗社邱墟。上者隕身湛族。百折不回。其次亦篤守苦節。潔身遠引。薦紳效貞。士女併命。渫血斷脰。鼎鑊如飴。下逮氓隸。志節嶄然。天命雖傾。其所披泄。亦足伸浩

氣于天壤淸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淸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淸儒智而譎明儒尊而喬淸儒弃而濕蓋士之朴者惟知誦習帖括以期弋獲才智之士憚於文綱迫於飢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於無形加以廉恥道喪淸議蕩然流俗沈昏無復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榮辱由是儒之名目賤而所治之學亦異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學漸與夫求是與致用其道固異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兩立俗儒不察輒以內聖外王之學求備於一人斯不察古今之變矣及計淸代學術之變遷則又學同旨異創始之人學以爲己而繼起之士學以殉人當明淸之交顧黃王顏各抱治平之畧修身踐行詞無迂遠民生利病瞭若指掌求道德之統紀識治亂之條貫雖各尊所聞要皆有以自植唐甄胡承諾陳瑚陸世儀輩亦能救民以言明得失之跡哀刑政之苛雖行事鮮所表見然身沒而言猶立若王源魏禧劉獻廷術流雜霸觀其披圖讀史杯酒論兵繫情民物窮老而志不衰有足多者時講學之儒有沈昀應撝謙張履祥抗節不渝事違臣枉孫奇逢傅山以俠入儒恥爲虜屈苦身厲行廉頑懦立李顒呂留良亦恥事二姓然濡

染聲氣之習未能潔清蓋已蹈明季之風矣若夫東林子弟講學錫山派衍于吳中學傳於徽歙道被於淮南從其說者躬行禮教行必中慮雖出處語默不拘一操未聞有傾慕顯達者至若劉姜標幟於齊東范李授徒於汾晉易堂九子標名于南贛證人學會繼跡於越東雖北人尙躬行南人騰口說尊朱崇陸各異指歸然恂々善導義歸訓俗信乎特立之士矣黎洲之學傳於四明萬經全祖望辱身虜廷生平志節猶隱約於意言之表李塨受學習齋而操行弗逮湯斌亦受學夏峯然靦顏仕虜官至一品貽儒學之羞時陸隴其興於浙拾張呂之唾餘口誦洙泗之言身事氈裘之主惟廉介之名與湯相埒自此以降而僞學之風昌前有二魏後有李光地爲學均宗考亭裔介光地尤工邪佞鬻道於虜炫寵弋榮蓋與宋明諸儒異趣自是虜廷利用其術而以朱學範民則宰輔之臣均以尊朱者備其位前有朱軾張玉書後有董何翁杜由康雍以迄道咸爲相臣者以百計大抵禹步舜趨貌柔中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易耿介爲昌披以謙挹爲躁進然曲學阿世咸借考亭以自飾惟孫嘉淦楊名時陳鵬年引誼侃侃不少充詘庶幾虎豹在山藜藿不采雷鋐彭鵬亦位卑言

高矯立風節白沙在泥不與俱黑此之謂矣若李紱篤信陸學蹈危陵險不尌捍於強禦謝濟世蔡珽亦敦厲名實不屈威武然皆擯抑不伸或衣赭而關三木者有焉當是時學昌於下慮有二端吳中之地前有錢民後有彭紹升彭學雜糅儒釋與汪羅相切磋蓋負聰明博辯之才宅心高遠及世無知巳則溺志淸虛以抒鬱勃隱居放言近古狂狷此一派也桐城方苞善爲歸氏古文明於呼應頓挫之法又雜治宋學以爲名高然行僞而堅色厲內荏姚鼐傳之兼飾經訓以自輔下逮二方猶奉爲圭臬東樹硜々尙類弋名宗誠卑々行不副言然昌言講學亦舉世所難能此一派也由前之派則肆而不拘由後之派則拘而不肆然肆者恣情而遠慮拘者妵僞以媚時得失是非亦無以相過矣若夫詞章之彥宗派各殊桑海之交詩分三類豹人之流意有所鬱莫能通其志不平之唱託之嘯傲鬱蒼莽之奇響作變徵之哀音子房魯連之志也翁山之流詞藻秀出流連哀思而忠厚惻怛有下泉匪風之思騷經九歌之遺也若野人卜宅於東淘貞父潛蹤於石臼擇荒寒寂寞之境以自鳴其詩澹雅之音起軼塵𡏖冥鴻在天弋人何篡靖節表聖之儔也若是之流咸爲高士時

龔王錢吳以亡國大夫欲汲引後進以蓋己愆主持風會後人小子競趨其門王施二宋亦風雅好事主盟壇坫以游讌飾吏治篇題觴詠藻繪山川文墨交遊之士樂其品題冀增聲價如蟻附羶沈溺而不知反雖故老遺民亦或引之爲知己躁進之風開亡國之念塞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葛逃之家恒稱譙叟名汚虜籍曾不少羞謂非數子作之踊歟康熙之初滿酋慮反側之未安乃廣開制科以收衆譽應其選者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於詞章尤工小品此數子者非不抱故都之痛沽肥遁之稱然晚節不終頓改初度簪裾拜跪之場酒色徵逐之習雖才藻足以自澤然高蹈之蹤易爲奔競躁華棄實適異初心乾隆初年士應制科之選彙精記誦所學尤卑別有鄙陋之夫失身權貴以文詞緣其姦或伺候貴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蓋季長頌西第務觀記南園昔爲正直所羞而今世以爲恒法潘耒以下蹈此者多以錢名世爲尤佞其尤側媚者或以賞鑒或以博聞得侍中用事頌揚虜后比於賡歌徐乾學最顯貴而高士奇何焯陳夢雷次之若張照之書翰齊召南之地輿亦足應虜后之需以備顧問與宅情詞藻之士殊途同歸自趙執信之流以疏狂見擯落魄

江湖放情詩酒綺羅絲竹大昌任達之風後人慕其風流競言通脫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及袁枚趙翼蔣士銓以文辭欺人誘惑後生傷敗風化故爲奇行以聳公卿既樂其身兼以招權而納賄文人無行是則豺虎所不食矣（杭世駿則較彼等爲高）時王昶沈德潛以達官昌其詩提倡宗派互相訾嗷曾燠盧見曾以文學飾簿書賓禮華士粉飾承平廣陵二馬物力滋殖崇尚文雅酬答篇章流風所染作者景從短軸長篇以代羔雁其尤下者若王曇之流既肆其行兼縱其文卮言僞體外强中乾抑又不足論矣夫文士自輕既若此故有識之士多薄文士而不爲乃相率而趨于考證始考證之學發原順治康熙間自顧炎武張尒歧艱貞憂憤壹意孤行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顧氏身歷九邊思以田牧建偉業張居濟陽亦以兵法勒鄉人及夫大厦既傾志士伊鬱乃以說經自勉而其志趨於求是顧精音韻兼治金石張注禮經句讀精審時皖南之士有梅文鼎東吳之濱有王錫闡朱鶴齡陳啓源長淮之域有張弨吳玉搢皆跧伏鄉井甘守湛冥然學業無與證志氣亦鮮所發舒復以時値諱匿易嬰虜忌由是或窮曆數或研訓故形聲夷然守雌以全孤竹之節自此以還蘇

常之士以學自隱恥事干謁武進臧琳樹漢學以爲幟陳義淵雅雖間流迂滯然抱經以終近古隱佚東吳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士奇雖稍稍顯貴然飾躬至肅棟承家學守一師之言以授弟子確宗漢詁甄明佚訓蕭然物外與世無營雖一館盧氏然釣名市美匪志所存弟子江聲余蕭客均師其行終身未嘗應童子試亦不通姓名於顯宦之門信乎沈潛之士矣與顧張並世者有閻若璩胡渭毛奇齡（閻胡之生稍晚）閻辯僞書胡精水地毛闢紫陽雖務求詞勝然咸發前人所未言閻胡以博學嗚爲清臣徐乾學司編纂閻行尤卑至爲潛邸食客毛氏少從義師避仇亡命及擧制科驟更其操至以平滇頌虜廷又梅文鼎之裔有梅瑴成挾文鼎之書佐清治曆而李光地王蘭生又以律呂音韻之奧見重於清以曲技之才致身公輔（王蘭生之職稍卑）而干世乞賞之流遂以學術爲進身之具矣乾隆之初有顧棟高吳鼎陳亦韓以鄉曲陋儒口耳剽竊言淆雅俗冥行索途轉以明經嬰徽辟擢官司業號爲大儒故漢學猶不顯於世及四庫館開而治漢學者踵相接先是徽歙之間汪紱江永均治朴學永學尤長於經旁及天文音律然刻苦自厲研經篤行自淑其躬以化於其鄉戴震繼之彰析

名物以類相求參互考驗而推曆審音確與淸廷立異觀其作聲韻考力破七音蓋痛心於康熙字典之妄者震經學既爲當世冠第少不自顯亦兼營負販以濟其貧應試中式猶以狂生稱於京師會錢大昕薦之得賞庶吉士蓋出不意然終身未嘗感大昕恩大昕亦不以此市德也及震既顯適秦蕙田輯五禮通考紀昀典校秘書大興二朱亦臻高位慨然以振興儒術自任游其門者有邵晉涵武億章學誠任大椿章氏達於史例武氏精於考覈邵氏雜治經史任氏出戴震門尤精三禮然皆淡於榮利或仕宦不達薄遊以終武官山東與和珅所遣番役相抗尤著直聲戴震弟子別有王念孫孔廣森段玉裁廣森早達無仕宦情念孫尤精小學然擊奸鋤惡異於脂韋當和珅用事時念孫官給事中數上書劾其罪與洪亮吉之徒誅奸諛於既死者異矣其子引之繼之雖忝竊高位亦無劣狀惟玉裁作令黔蜀以貪黷名此則經生之羞耳時江永弟子金榜以巨室之子廷試爲第一人屏遺俗榮裹足城府繼起之士若淩程三胡亦伺籍間曹聊謀祿隱（棲霞郝懿行亦然）而吳越之間有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咸通達經訓壯謝膴仕殫精讎校知止不辱錢氏羣從下逮後昆均以學自

晦錢坫嘗應畢沅聘與孫星衍洪亮吉同在幕府而不汚於孫洪淫蕩招權之行其外吳人有沈彤袁廷檮亦屏華崇實不以所學自矜異於逞稽古之榮者矣厥後畢沅阮元均以儒生秉節鉞天下之士相與誦述文章想望丰采從政之餘兼事掇拾校勘之學榍摭羣籍網羅放失或考訂異文證覈前流布群籍踵事剞劂吳越之民爭應其求冀分筆札之資以自潤既爲他人撰述故致覈亦不甚精及阮元督兩廣建學海堂聚治經之士講習其間儒生貪其廩餼漸亦從事實學此與公孫相漢振興儒學無異然阮元能建學故所得多朴質士猶愈於浮華者畢氏之門有汪中孫星衍洪亮吉幼事詞藻兼治校勘金石以趨貴顯之所好及記誦淵雅復用以肆經由是經學與文詞糅襍而經生爲世詬病自此始內苞汙行外飾雅言身爲倡優而欲高談伏鄭使向者江戴諸公見之必執戈逐之無疑也亮吉素狂放肆情聲色後以羣小熒惑責難於君遂被放謫天下冤之然不知亮吉之汚行蓋有過於其君者星衍卓犖不羈嗜利若渴一行作吏民嫉其貪中行尤薄肆毒室人兼工刀筆嘗以搆訟攫千金斯三子者皆以綿邈之文傳食公卿子雲有言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

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其斯之謂乎常州自孫洪以降士工綺麗之文尤精詞曲又慮擇術不高乃雜治西漢今文學雜采讖緯以助新奇始莊存與治公羊行義猶飭張惠言治虞氏易亦蠡足自守莊氏之甥有劉逢祿宋翔鳳均治今文自謂理炎漢之墜業復博士之緒論然宋氏以下其說淩雜無緒學失統紀遂成支離惟儷詞韻語則刻意求新合文章經訓爲一途以虛聲相煽故劉工慕勢宋亦奢淫旁逮沈欽韓之流均以菲食惡衣爲恥常州二董亦屈志於虜臣趨炎之技沈湎之情士節之衰於斯而極若江北學者自汪中外多得江戴之傳焦循黃承吉或發古經奧義或窮文字之源黃兼工詩以格律聲情相尚甘泉江藩則確宗惠氏此數子者焦黃均居鄉寡行江稍疏放然慕世之心未衰惟淩曙劉台拱修身勵行上擬漢儒別有包世榮包愼言姚配中俞正燮跡託皖南汪日楨臧壽恭徐養原姚諶奮跡苕溪薛傳均柳興宗汪士鐸潛蹤江表朱駿聲陳奐毛岳生張履紹業東吳左右采獲不名一師志行簡澹閉門雒誦或學成出游踐更府主默守蟄晦如家居時不惑流俗乃見斯人若夫丁晏劬身于桑梓汪喜荀劉寶楠施惠於下邑可謂矯立名節卓爾不群者矣惟學

者猥衆精疏殊會華實異途篤行之儒恆潛伏不見用即向之挾考證詞章之學者雖以媚俗爲旨然簪筆傭書優倡同蓄士生其間乃飾巧馳辯以經濟之學相旌先是宜興儲大文吳江陸耀侈言匡時之術後武進李兆洛作吏有聲精熟民生利弊然刻意而行不肆牽物而志不流又張琦周濟工古文辭好矯時慢物兼喜論兵自謂孫吳篾以加琦書尤詭濟曾助理鹽法以精幹稱時涇縣包世臣嫻明律令備聞民間疾苦於鹽漕河諸大政尤洞悉弊端略近永嘉先哲而屢以已說干公卿復挾書翰詞章以自炫由是王公倒屣守令迎門邵陽魏源亦侈言經世精密逈出世臣下然權門顯宦請謁繁興才通情侈以高論駭俗夫考證詞章之學挾以依人僅身伺倡優之列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然輾轉稗販心愈巧而術愈疏惟馮桂芬爲差善而治今文之學者若劉逢祿陳立乂議禮斷獄比傅經誼上炫達僚旁招衆譽然此特巧宦之捷途其枉道依合信乎賈董之罪人矣若夫樸僿蹇冗文采不足以自表則旁治天算地輿以自詡實用自壽陽祁頴士嫻習外藩佚事大興徐松精研西北地理松官學士穎士之子雋藻

粗習小學亦備位尙書與湯金釗林則徐以得士相競由是治域外地理者則有張穆何秋濤治數學者則有許桂林羅士琳治說文者則有王筠許瀚所治之學隨達官趨向爲轉移列籍弟子視爲至榮外示寂寞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然拙鈍不足以炫俗故釣利之術亦逈遜包魏雖然由惠戴之術可以備師儒而不足以備王佐由魏包之術可以作王佐而不足以作聖賢及盜名之術愈工則聖賢王佐師儒之學並舉齊觀同條共貫多方拒敵以自立於不敗道光中葉淸室之臣有倭仁吳竹如以程朱之學文其淺陋別有山陽潘德輿順德羅惇衍桂林朱琦仁和邵懿辰以古文理學馳聲京師其學略與方姚近曾國藩從倭仁游與吳潘邵朱友善又慮祁門諸客學出己上乃雜治漢學嗣爲淸廷建偉勳後起之士競從其學而桐城之文亦驟昌行於湘贛粵西諸域時曾氏幕中有遵義黎庶昌上承鄭珍莫友芝六書之學無錫薛福成達於趣時均兼治古文以承曾民之緒論惟南滙張文虎德淸戴望則恪守漢學與時乖牾而不辭浙學自阮氏提倡後定海黃式三亦學兼漢宋其子以周繼之然實事求是不侈空言廣東學者惟侯康爲最深醇其次有南海朱次琦番

禺陳澧次琦篤信宋學而漢學特撫摭及之澧學鈎通漢宋援引類似之言曲相附和黃氏蟄晦不以所學目標朱陳稍近名各以其學授鄉里然束身自好不愧一鄉之善士惟學術旣近於模棱故從其學者大抵以執中爲媚世自淸廷賜澧京卿銜而其學益日顯常州今文學自龔魏煽其流而丹徒莊棫仁和談獻湘潭王闓運均篤信公羊以詞華飾經訓棫兼言經世作縱橫捭闔之談獻工儷詞間逞姿媚闓運少居肅順幕又隨湘軍諸將遊橐而鬻貨然風聲所樹學者號爲大儒適潘祖蔭翁同龢李文田皆通顯樂今文說瑰奇士之趨赴時宜者貢策抵掌或曲詞以張其義而闓運弟子廖平遂用此以顚倒五經矣又潘翁之學涉獵書目以博覽相高文田斯兼治西北地理由是逞博之士說地之書遞出而不窮浙有俞樾孫詒讓深於訓故之學疏理群籍恪宗戴王樾作古書疑義舉例足袪千古之惑詒讓作經迻札迻略與樾之平議相類而審諦過之其周禮正義蓋彷佛金榜胡培翬間又東粵簡朝亮承次琦之緒以己意說經進退衆說徽州汪宗沂徧治群經不立家法尤善治平之署精研禮樂兵農以備世用義烏朱一新黜漢崇宋尤斥今文此數子者朝亮蟄

居雖誦以降志爲羞宗沂依隱玩世敢爲駭俗之言一新尙氣而競名樾名尤高湘淮諸將隆禮有加貽讓不隕先業間爲鄉閭興利今文之學昌於南方而桐城古文復以張裕釗吳汝綸之傳流播於北此近世學術變遷之大略也要而論之淸儒之學與明儒殊明儒之學以致用爲宗而武斷之風盛淸儒之學以求是爲宗而卑者或淪於裨販其言詞章經世理學者則往々多汙行惟篤守漢學者好學慕古甘以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則輔以書翰詞章黠者則侈言經世其進而益上則躬居理學之名蓋漢學之詞舉世視爲無用舍閉關卻掃外其學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備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博公卿之歡詞章書翰足以博公卿之歡而不足以聳公卿之聽經世之學可以聳公卿之聽而不足以得帝王之尊欲得帝王之尊必先僞託宋學以自固故治宋學者上之可以備公輔下之可以得崇銜包銜言經世則足以陵轢達官孫洪事詞章則足以馳名招賄臧洪 臧庸 洪頤煊 顧紐 顧千里 紐樹玉 僅治校勘金石亦足免橋項之憂惟藏惠余江之流食貧守約以恬泊自甘然亦直道既廢身顯則譽興身晦則謗集士無進身之術則芸夫牧豎得

以議其後故近世以來士民所尊莫湯陸若則以僞行宋學配享仲尼也其次則爲方姚又次則爲龔魏蓋方姚之徒納理學古文爲一軌而龔魏二子則合詞章經世爲一途自是以降袁枚趙翼亦享大名則以通脫之詞便於肆情縱欲爲盲夫俗子所樂从若校勘金石之流賞鑑之家尙或珍其述作至於漢學之儒則僅垂聲稱遺書不顯世之好惡何其繆乎若衡其學行則其身彌伸其品彌賤其名愈廣其實愈虛蓋帖括之家稍習宋明語錄束書不觀均得自居於理學經世之談僅恃才辯詞章之學僅恃華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徵實之功若疏理羣經講明條貫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理衆說之紛以歸一是故惟經學爲難能甘爲所難所志必殊於流俗故漢學之儒均學窮典奧全身遠害以晦其明即焦黃以暴行施於鄉段氏以貧聲著於世然志驕而不卑行横而不鄙以之爲民蠹則有餘以之敗世風則不足而朱次琦朱一新之徒或以漢學爲趣聲氣抑亦思近世之趣聲氣者果醇爲漢學之儒乎抑亦以金石校勘詞章濟之者乎夫必以金石校勘詞章相濟則知趣聲氣者固在彼不在此朱世琦在清世得賞京卿其先顧棟高陳亦韓輩亦嘗受淸徵辟見重遺

在惠戴上彼糅襍漢宋以讙欺而卒得其所好漢學之儒有如是趣聲氣者乎要之純漢學者率多高隱金石校勘之流雖已趨奔競然立身行己猶不至蕩檢踰閑及工於詞章者則外飾倨傲之行中懷鄙佞之實酒食會同惟利是逐況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爲利祿之途高者用爲利權之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然實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啞然失笑（惟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則託兼愛名而博爲我之實益故考其所學亦彪外而不彌中荀卿有言小人之學以爲禽犢墨子有言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新序引）近人顧炎武亦曰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詞章經世理學之流乎若夫阮元王引之以純漢學而居高位然皆由按職升遷漸臻高位於其學固無與也蓋處清廷之下其學愈實其遇愈乖此明之人多行所由異於清之人多病也比較以觀則士節之盛衰學風之進退均可深思而得其故矣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韋裔

自滿族入關二百餘年立其朝者雖深頌虜酋盛德然咸知滿人非中國人即書之訂于虜酋手者若大義覺迷錄若滿洲源流考于己族之非中國人亦直承不諱近歲以來漢族人民咸知非種必鋤之義而排滿之說日昌即滿人之稍黠者亦盛倡排漢之說蓋滿漢二民族當滿族宅夏以前不獨非同種之人亦且非同國之人遺書具在固可按也乃無恥之徒認賊作父謂滿人之于明代會爲中國之臣民以中國之臣民爲中國之君主其國雖亡而不亡故作爲中國不亡論以塞排滿者之口兼以獻媚于滿人本報記者精衞已作爲巨論。以闢其詞。不意熱心媚虜之流復執中國不亡之論謂前明之時滿洲土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之內即爲中國領土厥後自立國家戰勝明室不可謂之亡國推其意大抵謂滿漢二族雖非同族之人實爲同國之人嗚呼。吾誠不意當今之世猶有此無稽之謬論也夫滿人起于建州精衞據明史兵志以建州爲羈

縻衛並謂羈縻衛非領土建州無國籍以證滿洲非中國臣民其說均確惟既以建州非領土又言建州即被保護地僅據建州無國籍並言明代衛所均無戶籍則立說未免稍疏乃駁其說者謂明之羈縻衛較之被保護地其統治關係更爲密切又謂建州並非羈縻衛蓋不知明境東北有兩建州據陳建『明初以建州隸遼東』之文以爲錦州邊外之建州即建州三衛之建州遂以建州三衛亦隸遼東並疑明史列建州于羈縻衛爲差謬此滿州爲中國臣民之說所由興也然所立之說則較精衛爲尤疏倡此說者豈果考古之疏耶抑亦故爲此說以悅滿人耶由前之說則其愚可閔由後之說則其心可誅夫欲明滿州是否爲中國臣民當先知建州之地是否屬明以今考之則明之邊境以遼東都司所轄爲界建州三衛屬于奴爾干都司遠在遼東邊外則建州爲外夷建州既爲外夷則滿州初起之地當明時僅爲羈縻衛明人視之若敵國未嘗入中國統治範圍不獨非領土亦且非明被保護地則滿洲非漢族同國之人不言而可喻矣試博引史册以闢彼說之誣吾知倡被說者亦將自削其草以

自悔其失詞孟子有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作是篇。亦斯志也

明代國境其東北以遼東都司所轄爲限

大明一統志云。遼東于洪武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指揮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定遼中衛。定遼左衛。定遼右衛。定遼前衛。定遼後衛。東寧衛。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廣寧衛。廣寧中衛。廣寧左衛。廣寧右衛。義州衛。廣寧後屯衛。廣寧中屯衛。廣寧右屯衛。廣寧前屯衛。寧遠衛。瀋陽中衛。鐵嶺衛。三萬衛。遼海衛。安樂州。自在州。

明胡文煥皇輿要覽曰。遼東都指揮司領衛二十五。並安樂自在二州。（所列衛名同一統志）

案此乃明代遼東都司所轄之境也。明遼東都司所治之城。即今遼陽。定遼前後左右中五衛及東寧衛。均與都司同治。其餘各衛。或在遼陽以西。或在遼陽以南。或在遼陽以北。（據明史地理志海州衛東北距都司百二十里蓋州衛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復州衛北距都司四百二十里金州衛北距都司四百里廣寧衛東距都司四百二十里廣寧中左右三衛俱在廣寧城義州衛南距都司五百四十里廣寧後屯衛治義州衛城廣寧中屯衛東南距都司六百里廣寧左屯衛治中屯衛城廣寧右屯衛東距都司九百六十）

第拾四號

里寧遠衛東距都司七百七十里瀋陽中衛南距都司百二十里鐵嶺衛南據都司二百四十里三万衛南據都司三百三十里遼海衛治三万衛城是遼東都司治所以東無一衛城而遼陽以東無一衛城是遼東都司之境東以遼陽邊境爲限北以開原邊境爲限

明史地理志定遼中衛注云。西南有首山。南有千山。又東南有安平山。山有鐵場。又西有遼河。自塞外流入。至海州衛入海。又西北有渾河。一名小遼水。東北有太子河。一名大梁水。又名東梁水。下流俱入于遼水。又東有鴨綠江。東南入海。又東有鳳凰城。在鳳凰山東南。成化十七年築。爲朝鮮入貢之道。又南有鎮江堡城。又連山關亦在東南。

案此乃明代遼東極東之境也定遼中衛治所亦在今遼陽安平在其東南即今生鐵嶺附近地鳳凰城即今鳳凰廳鎮江爲鴨綠江口之小島連山疑在九連城附近蓋定遼中衛所轄之境廣于東南狹于東北故東南之地兼有今鳳凰廳西境直達鴨綠江而鳳凰廳以北屬于今興京者其地均爲明史所未詳則非定遼中衛所轄之境矣又言遼河自塞外流入足證遼河發源之地不屬于明詳見後節

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國初于遼東築孤山險山沿江新安遼陽東摩諸堡。及

靉陽清河撫順柴河諸關。均稱要阨。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中築清河撫順靉陽諸堡。邊備日嚴。

案險山沿江新安三堡今不可考。孤山在興京東南。北濱南夾河。東寧即今東藏堡。在天門嶺河大婆河北。遼陽當今在遼陽附近。蓋以元遼陽縣得名。若靉陽即今靉陽邊門。撫順在鐵嶺東南。清河在撫順東。柴河在今鐵山嶺東北。明於以上諸地既築堡設關。視爲要阨。則明代國境其東境不達興京城。滿州興于赫圖阿拉。非明代之境也

日本矢野仁一清朝史云。明萬歷三年。以遼陽鎭東六堡。地不毛。孤懸于外。乃徙孤山堡于章齊喀喇險山堡于寬甸。沿安新安等四堡于長甸長嶺。撤退居民于內地。

案矢野仁一之說。必係據明代史乘。章齊喀喇。義云新甸。在今遼陽東南寬甸今爲鳳凰廳屬縣。長甸長嶺均在其南。（用清朝史注文）夫萬歷三年。奴爾哈赤尙未興而寬甸以北遼陽以東悉劃之於界外。蓋明代中業興京在明界外。興京附近

之地尚有錯入明界中者及奴爾哈赤興起時非惟興京在明界外即興京附近之地亦非明代統治權所及矣

徐日久五典訓云。成化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國使還。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以舊路以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詔下守臣。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彝等奏鳳凰山前後寔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堠。請自山之東北至靉陽間築墩臺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于此築立一堡。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斜烈站。築立一堡。名爲鎮寧堡。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曰新通遠堡。堡南築立一堡。名寧夷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鳳凰城聲援。如此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堠連絡。首尾相應。一以拒虜賊東南之竊掠。一以便朝鮮使臣之往來。奏下兵部。請改鎮寧堡爲鎮東。寧夷堡爲鎮夷。餘悉如所奏。從之。

案宗彝言鳳凰山前後實虜寇出沒要途。足證今鳳凰城以北之地。悉爲女直所有。故明代所築城堡東北僅至靉陽。若斜烈諸堡。均在鳳凰城西北。未有當鳳凰

城正北者也此與京不屬明代之證且宗彝言拒虜賊東南竊掠又以鎮東鎮夷爲堡名則所築之堡當明境之極東堡外之地均爲虜夷所有夫固不言可喻矣

明史地理志云三萬衛洪武二十一年徙衛于開原城注云西北有金山東有分水東嶺北有分水西嶺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流合焉下流入于遼河又北有上河東北有艾河流合焉謂之遼海即遼河上源也又北有金水河北流入塞外之松花江又鎮北關在東北廣順關在東又西有新安關西南有清河關南有山頭關又北有北城即牛家莊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遼海衛于此二十六年衛徙（即徙于三萬城）又南有內固城永樂五年置

案此乃明代遼東極北之境也大水清河即今哈達河之下流上河艾河疑即今圖之拓蘇大河及二道河金水河北入松花江即今之伊屯河也（明史以松花江爲在塞外足證松花江流域均不屬于明）鎮北關即塔山衛（見後節）在今開原東二十五里上河艾河清河遼河合流之所明人謂之遼海遼海衛因之得名則其地在今昌圖府城附近是明代極盛之時其地僅達昌圖府城及遼海衛內徙則開原以北之地又均屬

第拾四號

于海西則明代遼東北境僅以柳條邊爲限矣

張天復皇輿考云。開元廣寧並據襟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

案天復言開元據襟喉則開原爲明代極邊之地

徐日久五邊典訓載李秉奏曰。開原極鄰虜境三面受敵。遼陽密邇建州地形廣濶。

皇輿攷又曰。遼東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元者。足扼其衝。東西倚鴨綠江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鎭壓之。復以錦州寧遠諸衛。西翼廣寧。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

案皇輿考此節于明代遼東之地勢。言之最析。明以東海四衛扼北方之衝。則四衛之北非明土矣。故李秉言開原極鄰虜境也。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東建即建州。使建州爲明屬土。則明代奚必築堡扼之乎。蓋明代東境以遼陽以東諸堡爲限。諸堡者卽世法錄所載孤山險山諸堡也。故李秉言遼陽密邇建州。

周弘祖遼東論云。遼東爲盛燕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所引

案三面瀕夷一語。則遼東東北二境。均係與夷人接壤。既曰瀕夷。則夷境非國土矣。

大明會典云。山東等處承宣布政司。領府六州一十五縣九十九。監運司一。東抵海。南抵南直隸界。西抵北直隸界。北抵北直隸界。東南抵海。西南抵河南界。西北抵直隸界。東北抵女直。

明史地理志云。遼東都指揮司。在山東省後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由海道至山東布政司二千一百五十里。

案明代遼東都司。隸于山東布政司。故一統志言山東西抵北直隸界。東北抵女直。均指遼東都司邊境言。明史言遼東東至鴨綠江。北至開元。鴨綠江者。即鴨綠江口也。此遼東東南之境。而開元又爲遼東極北之境。且一統志言東北抵女直。則鴨綠江口以東。開元以北。其地均屬于女眞。非明代布政官所轄之

第拾四號

境矣。

明史兵志云。遼東都司。屬左軍都督府。定遼左衛　定遼右衛　定遼中衛　定遼前衛　定遼後衛　鐵嶺衛　東寧衛　瀋陽中衛　海州衛　蓋州衛　金州衛　復州衛　義州衛　遼海衛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衛　已下添設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廣寧中衛　寧遠衛　撫順千戶所　蒲河千戶所　寧遠中左千戶所　寧遠中右千戶所　廣寧中前千戶所　廣寧中後千戶所　廣寧中左千戶所　金州中左千戶所　鐵嶺左右千戶所　鐵嶺中左千戶所　三萬前前千戶所　三萬後二千戶所　三萬中中千戶所　遼海中中千戶所　遼海右右千戶所　遼海前前千戶所　遼海後後千戶所　東寧中左千戶所

案據此志觀之則明代於遼陽以東開元以北不獨不設衛城即所設千戶所亦僅撫順一區在遼陽東北則撫順以東不獨在行政範圍之外亦且非軍人屯住之地矣

方輿盛略云。遼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邊。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此海指鴨綠江口之海言

案遼東沿邊之地。僅一千餘里。使遼陽開元以外之地亦該于遼東則邊境延長豈止一千餘里乎

滿州源流攷卷十三云。明初疆圉。東盡于開原鐵嶺遼瀋海蓋其東北之境全屬

我朝（此語係滿人夸張之詞當云屬于建州諸衛）及國初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即海西女直）並長白山之納殷東海之窩集等部（此即野人部）明人曾未涉其境

案此語雖出于滿人實則明初東圉以開原鐵嶺遼瀋為限則固至確之說也蓋明代遼東邊境與奴兒干都司相接遼東都司所轄均領土也奴兒干都司所轄均外夷也遼東與奴兒干分界之處即中國與外夷分界之處亦即明代國境盡頭之處也故欲知遼境邊以何地為界當先知奴兒干所屬之地以何地為界試即奴兒干諸衛所見於明史及源流考者詳其地望以考其西南之界源流考據明實錄謂塔山嘉何哈密溫都（明實錄作斡灘源流考據滿語改之）達喜穆魯（明實錄作塔魯）圖倫（實錄作脫倫）薩爾滸（明實錄作撒兒忽）諸衛均永樂四年所置又謂塔山在開原城東二十里（即葉赫地）嘉何即嘉哈必喇在興京南哈密即哈實瑪必喇與嘉哈必喇毗連溫都即溫都河在興京四百五十里達喜穆魯即今達喜穆魯山（葉赫南）圖倫薩爾滸均在蘇克蘇護河部（均在今撫順東南）又謂都爾弼（實錄作朶兒必）伊爾登河（實錄作野兒定）二衛均永樂五年所置都爾弼在今盛京城西北伊爾登在承清縣東南七十里（與薩爾滸

第拾四號

相近。拉們河（實錄作列門河）察爾圖山（實錄作察剌禿）二衛均永樂六年所置。拉們河在鳳凰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察圖山在八家營子附近。（英額門東）版長（實錄作把城）界藩河（實錄作北肥）哈實瑪（實錄作忽石門）札淩山（實錄作札嶺山）均永樂七年所置。版長在興京西南一百九十五里。界藩河。在興京西北一百二十里。哈實瑪在鳳凰城西北三百七十里。札淩與八家營子相近。順民宣城（實錄作兀城）鄢勒歡（實錄作兀剌忽）三衛均永樂十年後所置。順民即今新民屯。宣城與寬甸相近。鄢勒歡即尼堪外蘭所居塔山左衛及阿濟納河（實錄作阿的納）布爾哈（實錄作布兒哈）太蘭（實錄作台郎）哈爾薩（實錄作哈兒速）喀巴（實錄作忽把）五衛均正統以後所置。塔山左衛即明南關。（哈達地）阿濟納與恰庫站相近。布爾哈在興京西一百二十里。太蘭與興京相近。哈爾薩在興京西南。喀巴在鳳凰城西南三十里。別有德里沃赫哈克三二所。亦在興京附近。由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之南境。直與開原相接。其東南部之西境。又與遼陽鳳凰城接壤。蓋開元以北。與塔山諸衛相近。遼陽以東。與薩爾滸伊爾登諸衛相接。瀋陽西北。與順民都弼弼諸衛相接。鳳凰城附近。又與宣城喀巴諸衛相接。此皆遼東與奴兒干都司分界之地也。

奴兒干南境旣與開元北境瀋陽西北相接則遼東之北境以瀋陽開元之境爲限明矣奴兒干東南部之西境與遼陽鳳凰城相接則遼東之北境以瀋陽鳳凰城爲限亦明矣其在遼陽遼以開元東南者當以撫順清河爲限若滿州興于赫圖阿喇即今興京興京以西之衛所屬奴兒干者尙不下十餘衛則興京之地明代不屬遼東此固確然不易之證矣厥後奴兒干諸地在遼陽以東者總稱爲建州見後而清代官書者則稱爲滿洲五部據滿洲源流考卷八謂太祖癸未年即明萬曆十一年起兵討尼堪外蘭于蘇克素護河部之圖倫城並取薩爾滸城甲申年征渾河部並取蘇克素護河瑪爾墩寨及棟鄂部齊吉達翁鄂洛二城乙酉年敗渾河兵于太蘭岡吉林崖取蘇克素護河安圖瓜爾佳城又破托漠河章甲巴爾達界藩四城之兵丙戌年取渾河部巴爾達城已丑年之後復攻克蘇克素護部嘉木瑚城沾河寨古埒城沙濟城渾河部兆佳城杭甲城札庫木城東家城伯伊琿寨並降棟器完顏哲陳二部東華錄國朝開國方略均畧同以上諸部惟董鄂部在興京東餘皆在興京以西足證興京之地非惟不爲遼東所轄也並不與

遼東相接壤乃今人謬以滿州興起之地爲明代之屬土亦可謂之失考矣

又案明代于遼東奴兒干分界處區劃國界甚爲明析大明一統志于遼河渾河諸水。其發源奴兒干境內者均曰源出塞外于其流入遼東邊境也則曰入境足證塞外之地非國境矣其證一。又明代官書私史于奴兒干諸衛侵擾遼東邊境者均書曰入寇入寇者明其在國境之外也其證二明代之制。于奴兒干諸衛之入貢也。必驗放而後入關凡邊外之民不得擅入其證三觀此三證則明代國境以遼東都司所轄爲限彰彰明矣

明代建州有二一在錦州邊外後改爲營州右屯衛

新唐書渤海傳云。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德建。三州。

案率賓故地在今吉林烏拉則唐代所置建州在今吉林城附近此非建州女直之建州亦非錦州邊外之建州也惟錦州邊外之建州實因之得名

遼史營衛志云孝文皇太弟敦睦宮以渤海建瀋巖三州戶置屬州三建瀋巖。

遼史地理志云。中京道興中府。本號霸州。彰武軍節度制置建霸宜錦白川等五

州。建州保寧軍節度使。唐武德中。置昌樂縣。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石晉太后謂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于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州在靈河之南。屢遭水害。聖宗遷于河北唐崇州故地。初屬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統睦宮。統縣二。永霸 永康。

契丹國志。節鎭三十三處有建州。

五代史云。自契丹遼陽行十數日。過義州霸州至建州。

北番地理志。建州東北至覇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胡嶠陷北記云。建州之南爲義州。建州之北爲土河。土河之北爲中京大定府。

案此卽明代錦州邊外之建州也。蓋渤海建州本在今吉林境內。後契丹取渤海。遷建州遺民于中京南。仍名其地爲建州。靈河卽今凌河。建州在凌河之南契丹聖宗又移建州於河北。大清一統志。謂建州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西南一百二十里。周二里餘。與喀喇沁左翼毗連。熱河志謂建州故城在朝陽縣西。張穆蒙古游牧記。謂今土默特右翼旗西百七十里。地名黃河灘。有廢城址。東

第拾四號

西二百七十丈。南北三百六十丈。蒙古名喀喇城。當爲故建州城。又云。今建昌縣南境。本建州地。據以上諸說觀之。則遼聖宗所置之建州。在今朝陽府建昌縣東南土默特右翼以西南瀕凌河今之建昌縣。殆以故建州得名也。

金史地理志云。建州保靖軍刺史。遼初名軍曰武寧。後更今名。金因之。領縣一。永霸。

大金國志云。刺史七十五處。有建州。

路振金人疆域圖云。建州南至燕京千二百四十里。

元史地理志云。大寧路元初爲北京路總督府。領義興中瑞高錦利惠川建。九州。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大寧。仍領川建等州。

元一統志云。確鶑河在大寧路金源縣西東南入建州界。合于靈河。(即凌河)

又云。凌河在大寧路興中州。源出龍山縣。經本州下流達建州境。大凌河自建州界。流經興中州東南。下流入義州境。

又云。凌水在大寧府建州南五里。自富庶縣流至本境四十里。入興中界。

又云。白狼山在建州南二十五里。

又云興隆寺在建州西南隅。紫微宮在建州東北隅。又有荆岸在建州東。

又云。建州東至興中府。西南至利州。西至富庶縣。北至金源縣。

案元之建州。即金之建州。金之建州即遼之建州。均今建昌縣東南之地也

明史地理志云。營州右屯衛。元建州。屬大寧路。洪武中州廢。二十六年二月置此衛。

案營州右屯衛屬北平行都司。明史言洪武中州廢。則洪武初年仍沿元代建州之稱。故明人所著書。亦有稱其地爲建州者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兀良哈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于古惠州。領營興等衛二十餘所。謂北平行都司也

周弘祖三衞論云。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于惠州。領營衛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行司也。洪武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橫水之北。（橫水即潢水也）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

第拾四號

案周弘祖言明初割錦義利隸遼東則明初之時。建州仍沿元代之舊隸于遼東陳周所稱之建州均係錦州邊外之建州故與錦義利並言錦義二州均在今盛京省西境利州在建昌縣南（據蒙古游牧記）厥後建利二州之地改屬北平又易建州爲營州右屯衛錦義二州亦改州爲衛惟仍隸遼東今人不知明初有建利二州遂以陳建所稱之建州即指建州三衛言並謂建州衛亦隸遼東與羈縻州不同地望之不明史册之不考考古之疏莫逾于此夫滿州源流考猶知遼金元之建州非滿州所起之建州今合兩建州爲一地其陋更出滿人下矣」

又案明史兵志。于奴兒干都司所屬各衛。有建州衛洪武間置。與太寧朶顏諸衛並列。夫建州衛置于永樂二年下洪武之時並無奴兒干都司此建州與太寧等並言必非建州三衛之建州蓋即元之建州也或洪武初年曾改州爲衛後乃改爲營州右屯衛修明史者不知此建州即營州右屯衛以奴兒干所屬有建州遂以彼建州即洪武時所置因泰寧諸衛與之並言遂並以泰寧四衛屬於奴兒干都司實則洪武之時奴兒干都司未設太寧諸衛之地初屬于遼

東惟爲北平行都司邊境今以之屬于奴兒實明史之大誤也
又考程百二等方輿盛畧張天復皇輿考均有地圖列建州于山海關東北去關甚遥遠在遼瀋以西又潘元祖等明清關記首列輿圖備考一爲明代總圖一爲北直圖一爲九邊圖均列建州於山海關北（惟北直圖列建州于山海關東北又明代總圖于建州之旁彙列利州）是建州之地雖廢爲衛所而建州之名則至明末猶存若以陳建所言之建州即建州三衛則明人地圖雖多疏畧然建州三衛之地奚至移於遼之西故知陳周所言之建州即明營州右屯衛之地也（稱營州右屯衛爲建州猶今人仍稱莎車州爲葉爾羌稱安西州爲巴里坤也）與滿洲所據之建州不同

一屬奴兒干都司在遼東都司所轄境外明人稱爲建州三衛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女直入本朝悉境舊附自開原迤外（足證明境以開原爲限）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足證建州之民不與中國同化）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莫旦大明一統賦删附云女直在遼東之北本朝悉境舊附置都司立一百八十

第拾四號

四衛以守之。官其酋長爲都督指揮等職。以時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女眞篇曰。我朝永樂九年。餌以官賞而東旺紾等降。始設奴兒干都司。置衛一百八十四所三十。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鎭撫官。令三歲一貢。置馬市以羈縻之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永樂二年。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早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是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舊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曰。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舊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案兀者明亦置衛此葉氏之誤）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者各七。不領于衛所。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太宗文皇帝。又以開元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

人女眞。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

明史兵志云。羈縻衛所。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鎭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都司一。奴兒干都司。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滿洲源流攷卷十三云。永樂二年。仿唐羈縻州之制。設尼嚕罕衛。（即奴兒干）七年。改爲尼嚕罕都司。後又續設衛所。空名其疆域遠近原弗及知。所稱山川城站亦多在傳聞疑似之間。而又譯對訛舛。名目重複。一地而三四名。一名而三四見者甚多又如黑龍江屯河呼爾河等地。與明邊界相去極遠。乃亦列于衛所之中。蓋緣諸部常以市易與明往來。即其所居强名爲衛。書之實錄。授之官稱。或間有部長自來。或僅部人之來貿易者。前後兼雜。輾轉傳訛。明人固無从而悉也

又云。今就明實錄會典所載。案年臚敘。其譯對雖訛。尙實有是名。及一地數名複見充數者。並爲考證。附注于下。有其名而無其地。並撰造不能成語者。改對字面。

第拾四號

姑列其名。而附糾其誤。凡爲衛三百七十有六所二十有四。城站地面五十有八。

案明代奴兒干都司所屬衛所。諸書所記。數各不同。大明一統志。大明一統賦删。方輿勝略。及葉向高女直傳。均以爲設衛一百八十四。馬文升撫安東夷記。則以爲設二百七十餘衛所。皇明世法錄及明史兵志。則以爲設衛三百八十四。滿洲源流攷。又言凡爲衛三百七十有六。衆說紛歧。案明史。據明實錄及皇明世法錄。滿州源流攷。亦據明實錄。其說似可徵信。惟源流考作三百七十有六。而明史則作三百八十四者。蓋源流考未數建州三衛。且未數朶顏泰寧建州（此建州非建州三衛之建州即係明營州右屯衛作明史者亦不知此建州在建州三衛之外由是合二建州爲一於永樂二年所置建州則删之弗錄）必里福餘五衛故所列衛城僅三百七十有六。實則朶顏五衛其地屬于北平行都司。當明代時。未嘗以其地隸奴兒干。況此五衛均置于洪武朝。時奴兒干都司尚未設則此衛非奴兒干所屬矣（明史大誤已見前節）明代奴兒干之所屬衛城。當以滿洲源流攷爲確。增以建州三衛。其數實三百七十有九。其曰一百八十四者。蓋以正統時所置之衛所限也。就明史觀之。自兀者衛起。至寄住毛憐衛止。實一百八十三衛

蓋以永樂二年所置之建州適符一百八十四之數特後人不知詳考耳蓋三百餘衛本非一時所置惟奴兒干都司則設于永樂時至都司所設之地據馬文升等所言則當在今黑龍江省又元一統志言上京之西曰黃龍府府東北曰奴兒干城黃龍府即今長春府龍安縣奴兒干在其東北蓋在今黑龍江省南境呼蘭城附近因古有奴兒干城故以之名衛（蓋女直之服明始于野人部觀葉氏女直部可見野人部落近于黑龍江明初之時曾追元裔于今黑龍江省西部故野人部震其威先降于明而後諸部从之此都司所由設于黑龍江也）其所轄之地南起于開原北境西起于遼陽東境自是以外則東遼河之北松花嫩江二江之東黑龍江之南均爲都司所轄陳建謂自開元迤北因其部落建置奴兒干此指都司所在之地言實則開原東南亦爲都司所轄不若一統志言開元以外之爲確也

又案奴兒干都司所轄之地與明代國內之地不同一統志方輿勝略均列其地爲外夷一證也馬文升所爲東夷二證也明史別稱爲羈縻衛三證也且既曰外夷則與國內之土不同夷也者別乎中國而言也外也者別乎內而言也

源流攷之言曰。明人曾未涉及其境。又曰。續設衛所空名彊域遠近。原弗及知。山川城站亦多在博聞之間。而又譯對訛舛重複頗多。其說均確。使奴兒干爲明國土則所設之衛名何以此書與彼書不同且地望訛誤輾轉傳訛等于盲人捫燭故觀於明人于奴兒之境記載多疏即知奴兒干與屬土不同彼建州屬于奴兒干者安得以爲國內之地耶

明實錄永樂二年。置建州衛。十年置建州左衛。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

案建州衛爲　所置。舊明史謂建州衛置于洪武時者乃錦州邊外之建州與此建州有別

明史兵志奴兒干都司。則三百八十四。建州衛。洪武間置。建州左衛。永樂十年置。建州右衛。正統間置。

案明史誤以錦州邊外之建州爲奴兒干所屬之建州故以爲洪武間所置而于永樂二年所設建州衛則削而不書且以建州右衛爲正統間置亦與明實錄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不同不足信也（又建州分置右衛之歷史詳見後節）

徐日久五邊典訓云。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巡撫遼東都御史等議。建州夷虜始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而來貢。朝廷令居遼陽迄東蘇子河爲東北藩成化二年悖負國恩屢寇遼東。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宣德間。遣使招降既叛之建州女直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曰東建州。建州初止一衞。後改增置左右二衞而夷人不過數千。

滿洲滿流攷卷七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實右衞之地。

案建州衞及左衞本係永樂時所置。惟右衞爲宣德時所置。其故地在斡木河。今不可考。特宣德之時。將前置之建州衞及左衞。移于建州老營。而別置右衞于其側。考源流考以興京即建州右衞。則建州衞即左衞必在興京以東蘇子河在遼陽正東。或係蘇克素護河太子河二河之合名其發源均在興京太子河則逕興京蓋即馬文升所謂老營地老營爲人參松子所產地。今關東所產人參松子以興京附近爲最著則老營在興京附近明矣建州衞及左衞明人

第拾四號

雖不詳其地。然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言當萬歷六年時。東夷自撫順開原以北。屬海西。清河以南。抵鴨鴨江。屬建州。清河在開原縣東。則建州之地必在開原之東南。又張天復皇輿考云。增遼陽以東諸堡。以防建州。則建州之地又當遼陽之極東。故知建州衛及左衛地。均在今興京府東境。東近吉村之松花江南隣朝鮮。觀建州左衛都督。爲七姓野人所殺。則左衛東北與野人接壤矣。見後建州之民。又屢侵朝鮮。則建州之南。又與朝鮮接壤矣。此明建州三衛之地望也。若夫老營之地。未設建州以前。雖屬明邊荒土。然既設建州。即不爲明人所屬矣。

元一統志云。金上京故城。古肅愼地。京之南曰建州。

元一統志又云。混同江。俗呼松阿哩江。源出長白山。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

又云。海蘭河在遼陽路。經舊建州東南一千里。入于海。

案此即渤海建州之故址也。非遼金之建州。亦非明之建州。金上京在今吉林

東北阿勒楚喀河旁故建州在其南東去松花江北流之所五十里東南去海蘭河一千里則建州亦在今吉林城附近矣

大明一統志云。率賓河至建州東南下流入于海。金時率賓路之名以此。

又云。海蘭河在建州東。東南流千餘里入海。元海蘭府以此名、

又云。呼爾哈河出建州東南山下。東北滙爲鏡泊。又北入混同江。

又云繰烏河在開原城東北五百七十里。出建州東南山。東北流合圖魯瑪河。入松花江。

案此亦指渤海建州之故址言也呼爾哈河海蘭河。及率賓均在今寧古塔境而建州在其西北繰烏河在開原東北五百餘里而發源建州東南則建州又當開元之東北其在今吉林城附近殆無疑義滿州源流考謂渤海建州。在今吉林境。其說甚確又謂渤海建州明初因以名衛。一若明代奴兒干之建州衛即係渤海建州故地。不知吉林附近之地當明代時屬于烏拉爲海西所轄不得屬于建州且明人張天復皇輿考言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則建州在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遼陽以東必不在遼陽以北蓋奴兒干之建州衛固由渤海建州得名實由明人昧于古地妄疑渤海建州亦在興京附近故以之名衛實則明建州三衛之地迥非渤海建州之地也。

又案馬文升稱建州爲東建州。而張天復亦稱爲東建。蓋以錦州邊外之建州與此同名故稱東建以別之觀于東建之名。則錦義建利之建州與建州三衛之建州無涉益可知矣。

建州三衛爲女直種所居明人稱曰建州女直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本朝悉境歸附。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方輿盛略略同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女直在混同江東。（此語誤）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

鄭惇典華夷紀畧云。女直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接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

案據此觀之則奴兒干都司所轄之境均女直種族雜居之地蓋遼東邊外均女直人種所居也

方輿勝畧邊防章曰。東北有建州等部。自謂金人遺種。

案據此文觀之則建州爲女直遺種明矣故明人地圖于奴兒干衛之地多書女直二字誠以奴兒干諸衛均爲女直遺種建州亦屬于奴兒干其爲金人遺種無疑此滿州初起之時所由亦以大金名國也見後

方輿勝畧外夷女直篇曰種類不一。建州居中最强本渤海遺孽也。

案以女直爲渤海遺孽其說稍誤然女直出于靺鞨渤海之先亦與靺鞨同出一源則女直渤海種族相近故勝畧以建州爲金人遺種又以建州爲渤海遺孽然渤海女直種同而族別觀明天都山人之書以建州女直考爲名則建州之民屬于女直種不必稱爲渤海種也

而遼陽以東之地亦或總稱爲建州

皇明从信錄引尹直說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國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

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

案分建州野人海西爲三大部以此傳爲最晰。

張天復皇輿考曰自陽站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元以北近松花江之山夷寒夷亦海西種類。方輿勝畧邊防章曰其在東北有土蠻（此即蒙古土默特）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據有富饒之地。明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皇明从信錄萬曆十年云按女直于古爲肅慎等國今稱女直畧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極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並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此指萬曆時言實則建州非滿洲所有）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案據以上諸說觀之則明人于奴兒干諸衛總分爲三大部即建州野人海西

是也大約盛京東部及吉林東南邊境均稱爲建州盛京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均稱爲海西而吉林東北及黑龍江諸境均稱爲野人建州之地即滿清官書所稱滿洲五部之地也而長白山鴨綠江諸部亦間屬建州海西之地即滿清官書所稱扈倫四部之地也野人之地即滿清官書所謂東海諸部之地也蓋實錄明史所列三百餘衛均爲專名而建州海西野人並稱則爲公名建州本爲專名而附近諸衛亦冒建州之稱遂易專名爲公名與海西野人並稱（海西因在遼海之西北故名海西近人不知海西爲專名以明史不載海西衛遂疑所列諸羈縻衛均不足據不知明史所書均各衛之專名其公名則固未嘗書也）此建州所由又爲三大部之一也若夫毛憐屬于建州山夷寒夷屬于海西兀者即今寗集皇輿考雖與建州等並稱然明代特列于野人諸部之一耳故從信錄及葉氏諸書均不別列兀者爲一部蓋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可以該奴兒干諸衛之全特建州所部尤强耳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曰建州女直詭詐過于海西海西過于朶顏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朶顏只長騎射也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

案此均建州特强之證

建州之地明人稱爲羈縻衛與國土不同

明史兵志云。羈縻衛所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官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都司一。奴兒干都司。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案此。乃建州爲羈縻衛之鐵案也。羈縻者不隸布政司亦不隸五軍都督府（見後節）即滿洲源流攷所謂增設衛所空名不及知其遠近也不得以內衛爲比例並不得以外衛爲比例（內衛外衛亦見後節）至于羈縻之名義及羈縻衛與國土不同則俟後節詳論之

張天復皇輿考云。遼東諸夷事雖羈縻。勢成藩蔽。

案此指諸夷未叛時言也故曰勢成藩蔽然一則曰諸夷再則曰羈縻夷也者與中國國民有別羈縻者與中國國土有別也

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五年。陳鉞欲討建州女直。尚書金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

案據金子俊所言觀之則建州爲羈縻衛見于明人之奏疏非滿人修明史時固立羈縻衛之名以掩建州畔明之跡也今人不察謂以建州爲羈縻州明清官書未有其據又謂明史列建州于羈縻衛實爲錯謬由此文觀之則建州爲明羈縻衛誤耶否耶且不深治者即羈縻之確解使爲明代統治權所及安得謂之不深治乎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曰。明興豢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羈縻蓄也。

案此亦建州爲羈縻衛之證夫耕食而不納稅分地而不隸布政司指揮以上亦世襲職官其與中國國土有別不言而可喻矣

鄭曉皇明四夷考序曰。哈密女直。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以女直爲羈縻之虜又言非我長官則明人不以女直爲中國臣民確然無

疑而今人誤以建州爲明代領土奴爾哈赤起于建州爲中國臣民若觀于鄭曉之說當亦自知其失言矣

一曰無國籍

自精衛據美濃部博士說謂「有永續的從屬之關係。斯爲自國國民。具自國國民之身分者。則爲國籍。不問其人爲甲國人民與否。祇視其取得甲國國籍與否以爲斷」又據明史食貨志謂編籍時有給帖。其戶口舶帖。一上戶部。而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其一。今滿州不識漢字。安有給帖之事。建州無布政司府縣。安有給帖之事。以證滿洲在明代。未嘗取得中國之國籍。即不得謂爲中國之臣民。其說近是。惟謂明史地理志惟衛不言戶口。則不知軍籍與民籍之殊。亦不知羈縻衛與內外衛之別。其說甚誤。至謂滿州無國籍。亦引證簡單不足以折辯駁者之口。試正之如左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類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戶部立案。

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册。案此爲明史所本

案此指民籍之册言也。民籍之册屬于布政司。明史于南北直隸各省所屬各府州下均載戶口若干。此據民籍言也。若衞所之戶口屬于軍籍。不爲布政司所轄。故明史地理志亦略而不書。此則明史之疏也。南北各直隸于每府州下均言戶口若干者以其直省于京師故戶口亦直上于戶部也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厨役灝海馬船之類。灝海有壇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入戶。以籍爲斷。明史同

續通典云。明代之制。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飢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徙者曰移徙。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代之人民。人人有國籍。無一未編國籍之人矣

又云。英宗正統時。令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本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遣。

第拾四號

大明會典戶口門。引大明令云。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爲定。不得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

又云。洪武三年。令戶部諭天下軍民。凡有未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軍發衛所民歸有司。工隸工部。

又賦役門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犯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案據上所言觀之則軍籍屬于衛所與民籍同爲戶籍之一

明史兵志云。洪武二十年。命兵部置軍籍勘合載從軍履歷調補衛所年月在營丁口之數。給內外衛所軍士而藏其副于內府。

大明會典職役門云。洪武三十一年。令各都司所在營軍士。除正軍並當房及家小。其餘盡數當差。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天順八年。令在營官軍戶丁舍衛。不許附近寄籍。如原籍丁

盤。許摘丁發回。

又云。弘治十三年。令攢造黃冊。係軍戶者。務備開某戶某人及于某年某月爲某事發充某衛所軍。其有事故等項。亦備細開具以便查考。

案據以上觀之。則明代之軍籍。隸于衛所。定于兵部。藏于內府。考明各省都司與布政並尊。蓋各衛所之戶口由都司上之內府。猶各府州縣之戶口由布政上之戶部也。不得謂各衛不編戶口。特明史于各衛漏書戶口耳。觀明代于各衛所均設學。見于明史。使衛民無籍。奚必設學。又食貨志言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散處諸府衛。籍衛籍與府籍並言。此尤衛民有戶籍之證。特據明史觀之則衛分三等。在京者爲內衛。在各直省者爲外衛。在國境外者爲羈縻衛。蓋內外衛之民。均有籍。其無籍者。僅羈縻衛之人耳。建州爲羈縻衛。故亦無國籍。試將建州無國籍之證。列于下。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洪武十四年。奏準凡雲南各府攢造黃冊。除流官及土官馴熟戶分依式攢造黃冊外。其土官用事邊遠頑野之處。里甲不拘定式。聽從式編

第拾四號

造。貴州宣慰司不造。播州宣慰司附近通漢語者編造。其餘夷民不造。
又云正統六年。奏準四川威州並保縣極遠番夷黃冊免造。
案其餘諸夷不造兼指奴兒干等衛言也考大明會典言「山東布政司。境東北抵女眞則兼遼東而言。下言「人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口五百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又據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全遼戶口章言「遼東都司。定遼中衛等二十五衛。安樂自在二州。及永寧等監（永寧監在蓋州南見明史）人戶九萬六千四百四十一。人口三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二」於定遼中衛下「言額戶若干。寄籍戶若干。新發軍若干」於瀋陽諸衛則只言「戶口若干」于永樂監則只言「額戶若干」此明代于遼東諸衛編戶籍之證也世法錄于明代各衛所均詳記其戶口而于奴兒干諸衛則不記戶口非羈縻衛不編戶籍之證乎且明史兵志僅言給戶帖于內外衛所而不言頒給羈縻衛所此尤建州無國籍之證是即明祖實訓所謂得其人不足以使令也且建州無國籍猶有三證凡衛所之民除正軍並當房及家小外均盡數當差而奴兒干之民則無差

役一證也明代之制每衛之軍不過五千餘人而奴兒干諸衛之强者其入寇之兵或至數萬人則編軍之法與內外衛不同其編戶籍果用何式二證也且奴兒干三百餘衛或一名而數見或有名而無地于衛所之名尙在傳聞疑似之間豈有地望不明轉能詳其人數者乎三證也觀此三證則建州不編戶籍明矣精衛謂明代衛所均無戶籍非也駁其說者以明代內外衛有戶籍遂並疑建州亦有戶籍其說尤非建州者固未嘗取得明代之國籍者也

又案據大明會典則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外諸夷亦不編戶籍或謂今貴州龍里諸縣在前明時均未嘗領戶帖今亦得爲中國之臣民以彼例此即使建州於明無國籍何以不得爲中國臣民不知建州屬于奴兒干與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夷不同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夷均外衛也奴兒干所轄之地羈縻衛也外衛之地統于布政司外衛之民統于京中都督府若羈縻衛者非惟其地不隸于布政司亦且不轄于京中都督府試卯明史考之明史地理志云永樂八年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州一縣一宣慰司一長官司三十

第拾四號

九後領府十九州縣十四宣慰司一長官司七十六北至銅仁（與湖廣四川界）南至鎮寧（與廣西雲南界）東至黎平（與湖廣廣西界）西至普安（與雲南四川界）』即安南以下各衛亦均言距布政司若干里又兵志言『右軍都督府在京在外四川都司貴州都司四川都司以下有保寧千戶所（保寧即會典所謂保縣威州即彼威州）貴州都司以下兼列龍里各衛由前說觀之則貴州宣慰司屬于布政司宣慰司所轄諸境雖非布政司職權所及然其地則在布政司統轄之中是猶遼東各衛在山東布政司統轄之中也今四川西北境番夷雜居各有土司故松潘廳之北有所謂松潘廳屬者雅州府之西有所謂雅州府屬者雖與內地之府縣不同然咸屬于四川省明代之貴州宣慰司亦與此同由後說觀之則貴州宣慰司所轄及四川邊夷均爲外衛隸于本省之都司統于北京都督府地有所屬民有所轄其所以不編戶籍者特以開闢未久艱于調查耳奴兒干都司則不然明一統志言『山東東北抵女直』女直即奴兒干足證奴兒干之地不隸于山東布政司與貴州宣慰司隸于布政者不同兵志于奴兒干諸衛附于五軍都督所轄衛所之後別稱爲羈縻

衛與貴州諸衛四川邊衛隸于都督者不同（明代之衛不隸于都督者僅親軍之衛及各陵衛耳奴兒干之衛旣非親軍亦非陵衛而亦不隸都督則與內衛外衛不同明矣）是奴兒干與貴州四川邊衛相較其不編戶籍雖同然有隸布政與不隸布政之殊兼有隸都督與不隸都督之別不得以貴州四川邊衛爲比例也夫不隸布政則地非中國之地不隸都督則軍非中國之軍明兵志言『後定天下都司衛所計都司二十一衛四百九十三』舉凡內衛外衛均與其列惟奴兒干則否又言番邊都司衛所由四百七增至四百六十三與後文所載羈縻衛所其數正合（奴兒干所屬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西北諸衛六西番都指揮二宣慰使三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十七其數四百六十六明史言番邊都司衛所四百六十三其數稍誤）則番邊都司衛所與國內都司衛所不同確然無疑又大明會典載升賞功次之令曰『斬殺北虜爲首（明史改爲迤北）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則明人之視女直不獨與內地反賊不同抑且與西番及苗蠻不同蓋明人之視西番苗蠻也較內地之民爲疏其視建州女直也又較西番及苗蠻爲疏苗蠻者非羈縻衛也西番與女直雖同爲羈縻衛猶有親疏之不同安得以貴州宣慰司諸衛擬建州乎（貴州宣慰司苗蠻也建州者遼東女直也）

二曰不隸布政司及都督府

奴兒干之地不隸于布政司亦不隸于都督府既于前節詳言之矣更即此義引伸之則奴兒干者明代國境以外之地也既爲國境以外之地故明代國境卽以遼東都司爲界非惟奴爾哈赤之誓文可證也試卽明代之書觀之明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言邊外之田本非我有(見後)夫邊外之田尙非明有則邊外之地亦非明有也外者卽遼東之邊外也又大明一統志云『遼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又云『渾河源出塞外西南流自遼陽衛合沙河』又云『拉林出三萬衛境馬盂山東南流入女直境』夫遼河渾河其發源之地均在今盛京省內而明志謂其發源塞外而遼河之下復言其自三萬衛入境入境者入中國之境也三萬衛以內爲中國之境則三萬衛以外明人不以爲國境矣且三萬衛東南卽爲女直境既爲女直境非明代國境明矣此均奴兒干非明境之確證且明代遼東之民不能越奴兒干之境奴兒干之民亦不能越遼東之境名曰屬夷實則敵國使其果同屬於一國則人民去彼適此何至犯越

境之罪耶。

明史地理志序云置布政司十三。分領天下府州縣及羈縻諸司。又云。分統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

案所謂羈縻諸司者即西南諸省之招討司（四川一）宣撫司（四川一湖廣四雲南四）安撫司（四川一湖廣五雲南三十五）及長官司（四川十六湖廣二十六廣西四雲南五十五）是也羈縻府者即軍民府也四川四（遵義烏蒙烏撒東川四府）廣西一（思恩府）雲南五（元江姚安永昌鶴慶麗江）貴州三（貴陽安順平越）其數共一十有三而鎮雄曲靖尋甸武定普安均爲故軍民府益以雲南所屬二纍夷正合十九之數羈縻州者即軍民府之屬州也羈縻縣者即軍民府之屬縣也是明代羈縻諸司及府州縣分屬各直省故爲布政司所領與羈縻衛不隸布政者不同也

明史地理志云。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俾外都指揮各以其方附焉。

又云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司十有六行都指揮司五所屬衛四百八十有三。

案明史所言二十一都司屬于左軍都督者三屬于右軍者七屬于中軍者一屬于前軍者六屬于後軍者四均無奴兒干都司則奴兒干不隸都督府明矣

第拾四號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自開原迤外。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又云各統其屬。

皇明從信錄。分女直地條云。俾仍舊俗各統其屬。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俾統其部。

案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所設三百餘衛非明代區劃其地而置衛所也實因各部本然之區劃而加以衛所之空名近人不察妄謂羈縻各衛所爲數四百有餘皆由政治區劃而生然觀一統志及从信錄皆曰各統其屬葉向高女直傳又言俾統其部部也者都司未立以前所劃之部也各部之區劃乃女直人種所自劃特明代因其舊部而不易耳故曰各統其屬兵志言明設都司衛所者設其名也實則各地之區劃與未設衛所以前無復絲毫之異使其地果爲明人所區劃何以三百餘衛之中名目重複者不下數十豈有其地在傳聞疑似之間而能妄爲區劃者耶又明史兵志載洪武十六年詔各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使奴兒干果與內地各都司一律則既設都司之後亦當

以地圖上獻何明人于其衛所所在仍在傳聞疑似之間且既曰區劃則各衛有各衛之界不可逾越何以明代二百年之中各衛幷吞之事又復屢見而疊出乎故吾謂奴兒干諸衛所其名雖爲明代所錫其地實非明代所分（其名亦多因土人之稱）

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曰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人之視女直也非惟不儕之郡縣之列亦且不儕之武衛之列雖與兀良哈同爲羈縻衛然猶有親疏之分則所謂衛所者空名而已實則明代境外之土耳即明祖實訓所謂得其地不足以供給也故鄭曉稱之爲虜。

明鄭惇典華夷總覽東北諸夷國圖。于二百餘國之中。有建州建里二國。

案此亦建州在明境外之證蓋建州對內雖爲羈縻衛對外則若成一國故鄭惇典稱之爲國若在明境內安得稱之爲國乎蓋明代固不以建州爲境內之土也

第拾四號

三日以土人鎭守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鎭撫等職。給與印信。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記女直云。官其酋長爲都督指揮等職。

方輿勝略外夷女直篇曰。以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鎭撫官。

陳建皇明从信錄分女直地條云。封其頭目以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賜印及誥。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

案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鎭守之官。即係土人之酋長。雖給與印誥。實與國內之官不同。不然。一統志及方輿勝畧何以列之於外夷乎

明史職官志云。番夷都指揮司三。衛指揮使三百八十五。官慰司三。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

案職官志原注云。詳見兵志衛所中。今據兵志羈縻衛以下之名數之由奴兒干至西番都指揮以下之數適與職官志合惟舍哈密六衛蓋哈密棄于世宗時所屬各衛其名雖載于兵志而職官志則擯之勿錄也今人謂奴兒干鎭守各官官名旣列職官志其爲國家設置之職官殆無疑義不知此僅職官之空名耳試辨之如下。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其陞襲以頒給勑書爲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矣。

又曰。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

案此乃葉氏言女直各衛所陞襲之制也然一則曰稍濫再則曰不能盡覈三則曰冒詐使果爲中國之職官其陞襲之制豈有不能盡覈者耶足證明人于女直各衛所但存其名不欲責其實與中國各職官不同

鄭曉皇四夷考序云。哈密女直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此乃明人不以女直爲明官之證也夫奴兒干各衛所爲明代所設而鄭曉

以爲非我長官豈非女直之地固非明代統治權所能及耶

且奴兒干諸職官與國內官制不同考前明兵制惟京內五軍稱都督在外各都司均爲五都督所分轄是都督之職遠在都司之上且據明史兵志職官志奴兒干諸地只設都司衛所諸官並無都督而大明一統志及一統賦刪等書均言官其酋長爲都督又據皇明从信錄稱建州都督董山建州女直考稱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而奴爾哈赤初起時亦爲建州都督夫建州衛者屬于奴兒干都司者也國內之都司屬于都督而奴兒干之都督時爲都司所轄則都督爲空名此奴兒干官制異于國內者一也據明職官志及兵志衛指揮以下或世襲其職衛指揮以上均非世官而周弘祖遼東論葉向高女直傳均言女直世官又據从信錄所載董山王台事雖都督之官亦爲世襲之職此奴兒干官制異于國內者二也且奴兒干各酋長雖受明官然其對其本部也則或稱貝勒或稱章京如葉赫諸部均奴爾干之衛所也（即塔山衛）而滿清官書則葉赫貝勒尼堪外蘭亦奴兒干之衛所也而滿淸官書則稱爲章京且滿淸初至興

京時亦自稱寧古塔貝勒豈非奴兒干各部對于明則用明官對于外則不用明官使其與內地職官無異安得于朝廷命官以外復僭號以自尊故知奴兒干諸衞雖受明官空名而非實職不得據建設職官一事遂疑奴兒干之地爲明代統治權所及也或謂奴兒干各衞既給與印誥敕書則與中國職官無異即其人亦爲中國之臣民則試據滿人所言金代之事以駁之。滿洲源流考卷七曰。「考之遼史。女直有繫籍不繫籍之分。係籍者。惟遷居遼陽南之數千家。所謂哈斯罕大王。不繫籍者。亦間有節度太師之號。所謂長白山太師輝發部太師是也。金景祖亦曾受遼太師之稱而終不肯受印繫籍。用此例以律奴兒干奴兒干既無國籍則與女眞不繫籍于遼者相同受官號于明亦與生女眞受官號于遼者相同生女眞受官號于遼不自居于遼之臣民則奴兒干部雖受官號于明安得稱爲明代臣民乎若以有印詔勅書爲憑則明神宗時亦曾以勅書賜日本豐臣秀吉封爲日本王不得謂秀吉即明臣也清乾隆時亦曾以書賜英王不得謂英人即中國之人也又考唐史所載羈縻州有沙

奇州都督以護時犍國遏密城置領沛隸大秦二州大秦州置于叡密城護時犍即地中海科士加島沙奇即薩爾奇亞島沛隸即義國拜乃翁特城叡密即塞爾吠國（此章君太炎語）又有條支都督府領犂靳巨雀乾陀三州巨雀治烏離難城乾陀治縛蘭部烏離即埃及亞力山大城犂靳即犂軒縛蘭即拂菻均在今小亞細亞此皆受唐敕封者也豈今之歐州人非洲人亦可謂之中國人乎遠土既然何獨于奴兒干而不然餘詳精衛所著文中茲不贅述

四曰不改舊俗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俾仍舊俗

皇明世法錄分女直地條曰俾仍舊俗

案此乃建州不與明人同化之確證也仍舊俗者不以中國之俗易女直之俗即不以中國之法治女直之地也試觀滿洲源流考國俗一門則遼東邊外之地自漢至明所謂冠服政教文字典禮語言均未與中國同化又言「太祖太宗冠服語言一遵舊制」安得謂之爲同化耶且滿州造國書取法蒙古不

用漢文而盜竊中原以後至于乾隆仍以保存舊俗勉其族人且以同化于漢爲大戒於此而謂建州當前明時與中國同化其誰信之今人亦知同化之說不可通其于建州女直也或以閩粵之民爲例然閩粵之民語言聲氣或與北土不同至于衣冠文字則固未嘗與北方少異也或又以苗民爲例然明會典于雲南流官土官稱爲「馴熟戶分」于播州之民亦言其通漢語則當明室之時苗民已略與漢民同化非純全不同化者比也女直既不欲同化于漢明人亦不欲女直與彼同化其與中國臣民不同又何疑乎

莫旦大明一統賦删云。女直土氣極寒。其人穴居衣皮。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前。臭穢不可近。室中作厠。環之而居。喜射好盜。食生肉。醉則殺人。不辨父母。一種曰生女直。署事耕種。少有忿爭。則開弓相向。又一種曰北山野人。山行則乘鹿。居類狗彘。一種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又一種男少女多。食惟腥羶。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土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乘馬渡江河。不用舟楫。

案此亦建州不同化之確證也夫五胡沙陀已與中國同化而中國前代未嘗不以爲殊族朝鮮安南亦與中國同化而本國之人未嘗以中國臣民自居夫族異化同猶不可與漢民相混況以建州之未曾同化者耶即據近人今文學派言之謂中國夷狄不以地分僅以有禮義無禮義爲斷夷狄有禮義即得進于中國夫所謂有禮義者即與中國同化之謂也用此說以媚外夷則朝鮮安南尚可附會至于建州女直則擬比不倫今人用此說以媚滿州者亦曾即建州之舊俗而考之耶

又案今人爲滿州辯護者謂同化不同化不得據以爲亡國不亡國謂同化之說。自社會方面以言。非自法理方面以言。自民族方面而言。非自國家方面而言。欲判斷亡國與否。問及滿州爲中國人與否。須自法理國家兩方面言之。法理方面國家方面之所謂中國人。乃中國人之資格也。非其本然天然純粹爲中國人也。故同化之說。不足以判斷此問題。推其立說之旨。大抵謂建州在前明時其地爲中國統治權所及其人亦爲中國之臣民則建州人無異中國人

不必以同化不同化爲據不知彼之爲是言也乃誤合明代兩建州爲一又誤以建州爲屬于遼東故以建州爲中國之地因據法理國家兩方面認建州爲中國人今既確定建州屬于奴兒干奴兒干實非中國領地則此說之不能成立不待辨而自明矣試更即明人所言考之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葉向高女直傳均言「永樂之時于遼東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降夷」方輿勝略作屬夷周弘祖建州論作內附夷民而方輿勝略及遼東論又言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等衛是則建州者非降夷也非屬夷也亦非內附夷民也稱曰外附則在國境之外明矣別于降夷屬夷之外則建州未嘗一日降于明亦未嘗一日屬于明也于此而謂建州之民其資格與中國臣民無異其誰信之且金之俊言祖宗之於建州羈縻不深治」不深治者即中國法律不深及建州之謂也又明人于建州均列之于外夷使建州與中國人民同受轄于一國家之下即種族不同可以謂之夷決不可謂之外既曰外夷則建州遠在國境以外區劃昭然是據法理國家兩方面言均不得以建州爲中國之土更不得以建州人即中

國人何論者乃昧然不察耶夫今之生苗不與中國同化者也然其可稱爲生苗（就其程度及種族言）未聞稱爲外苗也若明人則稱建州爲外夷足證建州之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以外非若生苗之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之中也是主張同化之說固不得謂建夷即華人即不主同化之說亦不得進建州于中國彼囂囂爲滿人辨護者夫亦可謂失詞矣

五曰有朝貢而無納稅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屋居耕食。

方輿勝略云建州喜耕種緝紡。

莫旦大明一統賦删云生女直略事耕種。

皇明從信錄載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云邊外之田本非我有

案據女直傳方輿勝略及一統賦删言之則建州諸衛均從事于力田而明閣臣所奏則言邊外之田本非我有非我有者以其爲境外之田也蓋建州等衛之田均不納賦故閣臣言其非我有夫就近今法律言之則凡爲一國之民人

人均有納稅之責建州既爲耕稼之民乃並田賦而不納則建州對于中國失臣民之資格又何疑乎

又案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于各省田畝及稅額。均詳記其數。而于奴兒干則否。此建州田畝不隸中國之證。亦建州不納稅之證也

大明一統外夷女直篇曰。以時朝貢。（世法錄同）

莫旦大明一統賦删記女眞云。以時朝貢。

方輿勝畧外夷女直篇曰。令三歲一貢。仍置馬市羈縻之。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曰。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

又云。貢以冬月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當文皇帝時。夷人入貢。賚賜甚厚。故聽調遣。

又云。建州三衛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

大明會典朝貢門云。建州及左右衛毛憐衛每年許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憐達子。每歲十二人。其餘海西各衛並站所地面。每年每處不過五名。其都督來朝許

另帶進貢達子十五人同來。每歲于十日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

明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每歲以十月入貢。

案此乃女直朝貢之制也。明代之制。惟外夷有朝貢。在中國者。雖苗蠻亦無朝貢。此明人䟽視女直之證。亦明人視女直不及苗蠻之證。且入貢之人。均有一定之限。必驗放而後入關。則女直遠在明境之外。而明人之防女直。亦視若寇賊。使果爲明境。則遼東防邊。豈必若是之嚴。入境之民。又奚必限以一定之數耶。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陳鉞言建州得利則朝。失利則寇。

案據此文觀之。則建州之於明。朝貢無常。其所以朝貢者。以其可以得利也。不得據朝貢之典。遂謂建州臣服於明也。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膘壯。始聽之。否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

案李秉言建州朝貢事。謂非中國待夷狄之意。則建州雖朝貢于明。明人仍視爲夷狄。又李秉以中國與夷狄對文。則明人別建州於中國之外。雖有百喙不能爲之强辯矣。又皇明寶訓載建夷董山等來朝。部下出嫚罵語。又求索玉帶等物。並揚言將糾衆犯邊。使建州果爲臣民。豈得侮慢至此耶。

又案明人與女直之關係。朝貢以外。厥惟互市。據明史言明與女直市馬。其地在開原附近。又據方輿勝畧所言。則明代之設馬市。所以羈縻夷人。明史又言正德間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夫交易爲民間之事。乃明人於女直之互市。限以一定之地。且限以一定之期。又言非互市日毋近塞垣。此與兩國互市何異乎。此亦女直非明國境之旁證。又陳建皇明从信錄言憲宗之時。馬文升整飾遼東邊務。巡撫陳鉞爲其所制。會汪直來巡邊。鉞乘間毀之。直還奏建州諸虜因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致起邊釁。明史改爲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 而文升所着撫安東夷記則言禁以鐵器市建州。蓋文升畏建州諸虜以鐵器作兵。因以入寇。故禁鐵器之交易。此正文升整飭邊務之責。益

足見明人防建州之深其曰禁易農器者特汪直欲周納文升之罪故易鐵器爲農器耳（明史言正統三年禁市兵器銅鐵蓋禁易鐵器本係明代之禁令特建州許買鐵器見于五邊典訓文升禁之故建州以爲怨照此事亦不足陷文升故易其名曰農器）此與遼東屯田何與而今人據明史分遼東屯軍事謂明遼東各衞分軍屯田文升不以農器易建州故貶謫下獄並謂遼東講屯政建州亦與其列以證建州屬遼東夫汪直明言建州諸虜豈遼東各衞亦可謂爲虜耶建州之田即閣臣所謂本非我有者也而謂明講屯政於其間蓋不知文升禁易鐵器事妄合屯田與市農器爲一亦可謂疏於讀史矣（明史作邊人實係誤美）

若建州不屬遼東則列證在前茲不復引

故建州不獨非明領土亦且非明保護地乃中國統治權範圍以外之地也

自精衞謂建州爲明羈縻衞（惟誤衞爲州）羈縻衞非領土與國際法所謂被保護地絕相類今人駁其說者謂被保護地即領土羈縻衞非被保護地比之被保護地更爲密切以證建州即明領土夫被保護地與領土之異同今弗深論第就被保護地與羈縻衞相較覺羈縻衞統治關係不若被保護地之密切試考之

中國古籍于華夏之防持之甚嚴其所以攘夷者慮其爲中國之患耳用夏變夷之說雖爲一二學者所持然恒以黷武開邊爲戒又鮮知殖民之策故于外夷之國不欲利其地亦不欲擴張其權力試即羈縻二字之字義考之禹貢云五百里荒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鄭君注云蠻者取以其俗羈縻其人故曰蠻蠻之言緡也又注周禮大司馬云蠻縻也蓋蠻縻緡一聲之轉緡綿亦一聲之轉緡即維繫之義也又馬融注蠻服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此即羈縻二字之確解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顏注云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是中國解羈縻二字者均以牽制之義爲訓又匈奴傳贊曰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功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致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也』又西域傳贊云『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統一。雖屬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親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勿絕。辭而未許。據孟堅兩傳贊觀之。其所謂羈縻。均指來不距。去不禁。言唐人因古籍有羈縻之訓。遂于國境以外。兼置羈縻州。蓋牽制謂之羈縻。而來不距。去不禁。亦謂之羈縻。唐以羈縻名州。實兼斯二義。新唐書地理志云。『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曁。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又云。『唐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案此與明羈縻衛署同。羈縻衛無國籍。猶羈縻州版籍不上戶部也。以土人鎮守。猶羈縻州以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也。朝貢不納稅。猶羈縻州貢賦不上戶部也。惟唐之羈縻州。雖即部落置州縣。或寓州名于夷落。然猶爲

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若明之羈縻衛則不隸布政不隸都督與羈縻州有所隸屬者又不相同若明史地理志序所言羈縻司羈縻府縣則司有宣慰宣撫招討之專名府有軍民禦夷之專名且其地在統治範圍之內明史志序稱爲羈縻實屬稍誤亦不得以此例羈縻衛也試即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言之

松方學士之言曰保護國于被保護地排斥他國之權力保護國以外之他國不得於其地取定領土權或設定保護權（松原學士又歷引荷爾羅連士威斯特歷諸家之說云保護國于其地得排斥他國之權力他國不得占領其未開地亦不得征服之）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第三國權力不能侵入之地也試證之唐代羈縻州如西域之地唐設七十二州由月支以迄波斯其名均列于唐志乃大食旣興擧所謂七十二州者皆任其滅于大食是唐代之于羈縻州未嘗排斥他國權力也試更證之明代羈縻衛奴兒干各衛旣曰分立使果爲明廷被保護地則明人之於各衛也必當使此衛之權力不能擴張于彼衛斯能盡其保護之責何二百餘年之中各衛併呑

第拾四號

殆盡不聞明廷之干涉乎又滿洲初興于盛京附近各衛所呑併無虛日而明人亦袖手旁觀不發一矢必待滿兵犯境然後興師此豈得謂之保護乎然此猶曰同族並呑非見侵于他國試觀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謂「正統之時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則奴兒干各衛曾受蒙古之侵何明人視蒙古勢力之侵入亦無援救之師乎夫明人于日本伐朝鮮傾國出兵而于奴兒干諸衛之滅亡則坐觀成敗豈非朝鮮爲被保護國奴兒干各衛非復明代之保護地耶此羈縻衛異於被保護地者一也

松方學士曰加護國保護其被保護地且對于他國而代表之（松原學士引荷耳羅連士威斯特歷諸家之說曰他之文明國不得與國蠻族直接交涉其交涉須通過保護國又曰保護國對于他國而代表其未開地故外交權在于保護國）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不得與他國直接交涉之國也乃覩于明之羈縻衛則嘉靖之時海西諸衛屢勾引蒙古（見皇明从信錄）建州董山與朝鮮結交而棟鄂諸部之征滿洲也亦與蒙古科爾沁部連兵則奴兒

干各衛均得與他國直接交涉矣此羈縻異於被保護者二也。

松原學士引荷爾羅連士諸家之說曰。加護國無主權被保護地蠻族之酋長。亦無主權。故無論何地。皆于其地無主權。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無主權之地也乃觀於明之羈縻衛則建州各部當明中業未嘗不以衛所自居然因與朝鮮接壤屢侵朝鮮夫于侵伐他國之事且能使用其主權則與純全無主權者不同此羈縻衛異於被保護地者三也

松原學士引荷爾羅連士威斯特歷諸家之說曰。內治行政權。存于蠻族之身。

案精衛以此條所言。乃中國對于羈縻衛之實況。然被保護地有內治之權無外交之柄而明之羈縻衛不獨內治可以自由也即外交亦可自由此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者四也

由此四證觀之。則羈縻衛者較被保護地猶爲疏遠者也精衛謂羈縻衛即被

保護地其說已詘若謂羈縻衛於統治關係較之被保護地猶爲密切則非惟背于法理且與歷史之事實相違試更即羈縻衛異于被保護者列舉二證如左。

一曰加護國對于被保護地其目的在于擴張權力而明代對于羈縻衛其目的則在于僅博天朝之空名

二曰加護國對于被保護地其目的在于自利而明代對于羈縻衛其目的僅在于弭患

此亦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之證夫羈縻之名義既述之如前試將明代羈縻衛之界說分列如左

一不必問其臣服與否僅以空名相維繫使之不得犯邊

二部落之存亡各部之兼并非與本國利害相關均不施干涉之力

三本國力弱則彼乘釁以入寇與敵國同

四本國力强則征之以示威不復視之爲已民

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各蠻族。其始也本與中國並立者也。特未嘗成立爲國家。明代朝廷慮其爲患於已也。乃餌之以利。縻之以名。使之不復擾邊。故所設羈縻衛。其目的在于牽制外夷。若外夷不復擾邊。則目的已達。故來者不距。去者不禁。蓋純然用放任主義者也。故名爲屬夷。實則敵國。由此而觀。則奴兒干之地。在中國統治權範圍之外。又何疑乎。若皇明皇訓所載成化時諭女直諸詔。有言諸衛爲祖宗所設者。有言爲朝廷屬衛者。有言應全臣節者。有言爾民俱我赤子者。不知此乃明廷夸誕之詞。蓋中國平昔之思想。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明於蒙古。亦有稱爲朝廷赤子者。猶滿洲乾隆時。以英人爲屬夷而言英人稱臣耳。不足憑信。則一也。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皆量授以官。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永樂時又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

案安樂州設于開原者。以明遼東北境限于開原也。自在州設于遼陽者。以明

遼東東境限于遼陽也則遼陽開原以外其地均非明土。其人均非降夷非明代統治權所克及矣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明周弘祖遼東論云。歷代郡縣其地。而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方輿勝略九邊遼東章曰。於遼陽開原以東設自在安樂二州。處屬夷。其外附者。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三衛

案以建州爲外附之夷所以別之於降夷之外也

皇明从信錄載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云。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

安邊外之田既非明有。則邊外之地亦非明有地非明代所有雖有統治之權又將焉施且以屬夷與民對言則屬夷與民不同此亦建州非明土之證

顧炎武日知錄引實錄。正統七年。翰林院編修徐珵。即徐有貞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

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夷寇出沒。即相機勦殺。

案出山海以抵遼東即燒荒於奴兒干諸地也一則曰燒荒哨瞭再則曰相機勦殺使奴兒干各部果臣服中國則明政雖殘奚至以殘殺敵人之法施於奴兒干之民蓋明代視奴兒干爲屬夷特自尊之詞實則視之若敵國曷嘗引爲中國臣民乎

徐曰久五邊典則云。宣德八年。錦衣衛指揮使吳良奉以奉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虜去者。有避差及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閔。

案避差及避罪之人均逃入女直足證女直之地爲中國法律所不加旣爲法律所不加即非中國統治權所能及且良奉又言久陷胡地則女直非中國地矣又言關防嚴密。不得出。則不獨中國有國境即女直亦自劃國境矣

又云成化二十一年。命降夷舍打古珍等廣寧安置。初建夷宋疑赤八來降授廣

第拾四號

寧千戶至是其子舍打古珍。率其家人與其姻家佟失勒得等一十九人來降。欲依宋疑赤八。遼東鎮守等官。亦爲之請兵部言各夷以父子兄弟叔姪之親牽引歸附。俯順其意。固得以夷制夷之道。但狼子野心。非我族類。聚積既多。安保無虞。且舊多發廣東安置。得旨宋疑赤八子媳孩子並佟失勒得等留廣寧。餘分置廣東等處。

案宋疑赤八舍打古珍。均建州人也而日久稱爲來降足證建州人之在邊外者。均非降夷又觀兵部所奏。於建州既降之夷一則曰狼子野心再則曰非我族類則明代之於建州也防之至密而視之亦最疏於來降之夷尙若此則於邊外之夷視爲敵國更可知矣

又云。景泰二年。兵部奏軍有被虜脫歸者。言野人云。我輩不畏遼東軍馬。雖是二三人到其境上。亦不見官軍出敵。今遼東寇邊者。乃建州海西兀良哈三衛賊。雖其所言。未可盡信。然近年邊報。絡繹不絕。蓋因緣兵官等怯懦無謀。致賊輕侮。請移文使調精兵出境。覘伺勦殺。以袪犯邊。從之。

案據野人所宣言者言之則女直不以明人爲上國據兵部奏疏稱建州爲賊則明人亦不以建州爲屬夷

又云。成化三年。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一曰攻取女直。女直世授爵賞。今皆背恩義。恃强爲惡。自開原以及遼陽六百餘里。數萬餘家。率被殘破。近遣都督武忠往撫。己及數月。而虜之來朝者。略無忌憚。在邊者。寇無虛日。其情僞可知。若又待其既去復叛。然後征之。則失機會矣。

案據岡所言觀之。則滿洲名爲屬夷實則敵國又何疑乎

趙輔平夷賦云。建州三衞。世爲女直東方之黠虜也。

案此亦明人視建州若敵國之證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臕壯。始聽。否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

案此亦明人以建州爲夷狄之證

第拾四號

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我郡縣也。次兀良哈。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與曰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明于女直設衛而鄭曉謂其非武衛明於女直設官而鄭曉謂其非我長官則明人之於建州不以衛所視之亦不以長官視之非惟視安南爲疏亦且視朶顏三衛爲疏矣

大明會典載明陞賞功次之制曰。以勦殺北虜爲上。（明史作迤北）遼東女直次之。（明史作遼東）西番及苗蠻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代之視女直也不獨較苗蠻爲疏亦且較西番爲疏蓋西番不犯邊而女直則屢犯邊也夫西番之於女直同爲羈縻衛然明人之於西番僅以遠夷視之而女直則兼以敵國視之果如今人所說謂建州人即中國人則明制於勦殺女直之功亦可與內地反寇一律何賞功有大小之分乎又明史兵志言賞功之制云。東北邊初定三級當北邊之一。萬歷中改與北邊同。北邊即蒙古東北邊即建州蒙古爲明代之世仇乃明賞勦殺之功則建州與

蒙古無異。足證明人仇建州之深矣。

皇明世法錄朝鮮章云。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六年。朝鮮王裪亦言凡察與李滿住同謀。滿住又引忽剌溫掠臣邊。上敕裪曰。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勿與較。

案據明帝諭朝鮮之册觀之。則明人之視建州。亦與朝鮮有異。夫朝鮮之於明。旣爲被保護國。而明帝以朝鮮爲外藩。以建州爲異類。則建州之于明。較之被保護國。尤爲疏遠。故滿洲初起之時。明人以朝鮮爲助。使建州人即中國人。豈非明人引藩國之師。以戕本國之民耶。

大明會典載皇明祖訓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軍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中。陳鉞疏言。建州名雖屛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

失利則寇。

又云。我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

又云。恃其獷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

又云。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欵。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以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彊吏辦之矣。

張天復皇輿考曰。遼東夷情。與諸路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竝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若夫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

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景泰五年。陳懋言中國之馭夷。獨在羈縻不絕。庶彼無由啓釁。而我得以自安。

又云。成化十六年。兵部尚書金子俊等。以爲馭夷之道。守備爲本。我太祖載之祖訓。永以爲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朝廷或開馬市以掣其黨。或許置鐵器以結其心。皆羈縻之。又非示之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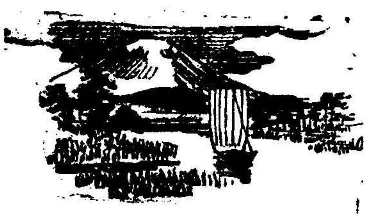
皇明從信錄引尹直曰。文廟分建州諸衞所。以渙其羣。使不相統攝。誠以夷攻夷

之上策也。

案以上所言均出于明人之書合而觀之則知明人之於建州以禁其擾邊爲目的其始也特欲華夷不互相侵越耳（觀祖訓可見）故以守備爲主其所以羈縻勿絕者則以邊患難弭惟餌之以利以抒目前之害故賞賜金帛開設馬市許置鐵器其所以結之者無不至即陳懋所謂使彼無由啓釁而我得以自安也因畏夷之心而生媚夷之心實則無異於議和立約也其所以設官置衛者則尹直所謂渙其羣金子俊所謂不示以弱也故名曰屬夷實則敵國稱建州爲屬夷特明人自尊之詞實則非統治權所及之地亦非被保護之地也

又案建州之於明其疏遠既若此況建州之地又非清人所有乎建州本非滿洲所有厥證甚多俟下節詳論之。 （未完）

第拾四號



附錄

答鐵錚

太炎

昨覩尊論。以爲佛家之學。非中國所常習。雖上智之士。猶窮年累月而不得。況於一般國民。處水深火熱之中。乃望此迂緩之學。以收成効。何異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魚。求僕解答。僕非敢以大將臨河講誦孝經之術退黃巾也。顧以爲光復諸華。彼我勢不相若。而優勝劣敗之見。既深中於人心。非不顧利害蹈死如飴者。則必不能以奮起就起亦不能持久。故治氣定心之術。當素養也。明之末世。與滿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悅禪觀之士。即姚江學派之徒。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爲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其義理高遠者。大抵本之佛乘。而普教國人。則不過斬截數語。此即禪宗之長技也。僕於佛學。豈無簡擇。蓋以支那德教。雖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歸於一。曰『依自不依他』耳。上自孔子。至於孟荀。性善性惡。互相閱訟。訖宋世。則有程朱。與程朱立異者。復有陸王。與陸王立異者。復有顏李。雖虛實不同。拘通異狀。而

自貴其心不以鬼神爲與主一也佛教行於中國宗派十數獨禪宗爲盛者即以自貴其心不援鬼神與中國心理相合故僕於佛教獨淨土祕密二宗有所不取以其近於祈禱猥自卑屈與勇猛無畏之心相左耳雖然禪宗誠斬截矣而末流沿襲徒事機鋒其高者止於堅定無所依傍顧於惟心勝義或不了解得其事而遺其理是不能無缺憾者是故推見本原則以法相爲其根核法相禪宗本非異趣達磨初至即以楞伽傳授惜其後惟學金剛般若而於法相漸疏惟永明略有此意今欲返古復始則楞伽七卷（達磨祇授四卷楞伽。同時流支復譯十卷楞伽。四卷辭文太拙。多詰詘不可解。十卷所定名詞。亦有未審。故以實叉難陀所譯七卷楞伽爲定。）正爲二宗之通郵然簡機說法亦自分塗其好湛思冥想者則法相在所必用若夫心樂總持不喜繁碎之士但以禪宗公案相示耳法相或多迂緩禪宗則自簡易至於自貴其心不依他力其術可用於艱難危急之時則一也明代氣節之士非能研精佛典其所得者無過語錄簡單之說是豈今人所不能行乎然僕所以獨尊法相者則自有說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塗自漢學諸公分條析理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不宜於近代則甚適由

學術所趣然也若夫詞章之士多喜浮華如龔目龔定菴輩宗法天台無過愛其詞藻於思想則不能如法相之精深於行事則不能如禪宗之直截乃謂佛教之亡亡於禪學至以師子身蛆相誚夫禪宗末流或有不識文字不知經典者佛教衰微禪宗誠不能無咎然欲研尋其理則法相自爲西來之正宗必不得已猶有般若無取天台之襍糅涅槃般若爲也涅槃立我。與楞伽密嚴瑜伽立如來藏及阿陀那識者。或可相通。與般若眞空相違。若夫直指一心廓然皎悟則天台之不逮禪宗遠甚執武夫以誚美玉何其言之妄耶故僕以爲相宗禪宗其爲惟心一也學相宗者自成唯識論入門至乎瑜伽攝論密嚴楞伽則止矣學禪宗者自唐代禪師諸語入門漸及壇經至乎楞伽則止矣爲繁爲簡亦各因其所好豈專以精密深細之科條施之於一槩乎足下主張孔學則禪宗與姚江一派亦非不可融會求其學術所自來者姚江非特近于禪宗亦竊取密嚴之意密嚴經云。若法有自性。藥無除病能。云何世人見。服藥病除愈。但是賴耶識。變異而流轉。此謂藥石與人。同是一體。姚江亦有是說。特其敷衍門面猶不得不揚儒抑釋今人學姚江但去其孔佛門戶之見而以其直指一心者爲法雖未盡理亦可以悍然獨往矣所惜戒律未嚴自姚江再傳而後其弟子已倡狂自肆聲色利祿無不點

汙故亭林斥之致無餘地（亭林排王。與楊園三魚不同。純以禮法相規。而不甚駁其學說。）自非以佛學相參或兼用蕺山之說則必不足以持世矣若夫孔氏舊章其常考者惟在歷史戎狄豺狼之說管子業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訖南朝守此者未嘗踰越特春秋明文益當葆重耳雖然徒知斯義而歷史傳記一切不觀思古幽情何由發越故僕以爲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爲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爲芻狗則違於孔氏遠矣今之夸者或執斯賓塞爾鄰家生貓之說以譏史學吾不知禹域以內爲鄰家乎抑爲我寢食坐作之地乎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生貓乎抑爲飲食衣服之必需者乎或又謂中國舊史無過譜牒之流夫其比屬帝王類輯世系誠有近於譜牒者然一代制度行於通國切於民生豈私家所專有而風紀學術亦能

述其概略以此爲不足而更求之他書斯學者所有事幷此廢之其他之紛如散錢者將何以得其統紀耶且中國歷史自帝紀年表而外猶有書志列傳所記事迹論議文學之屬粲然可觀而歐洲諸史專述一國興亡之迹者乃往往與檔案相似今人不以彼爲譜牒而以此爲譜牒何其妄也足下不言孔學則已若言孔學願亟以提倡歷史爲職矣至中國所以維持道德者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說（墨子雖生孔子後。其所守乃古道德。）孔氏而後儒道名法變易萬端原其根極惟「依自不依他」一語漢世儒術盛行人多自好本無待他方宗敎爲之補苴魏晉以後風俗漸衰不得不有資於佛說然卽蓮社所謂淨土者亦多兼涉他宗未嘗專以念佛爲事三論繼興禪宗法相接踵而至宗派雖異要其依自則同而沙門應機者或取福田利益之說以化頑愚流而不返遂爲儒者所嗤韓退之雖至短淺猶且笑悼不已況如程朱之高材乎退之喜大顚之能外形骸伊川說中庸之前後際斷晦庵於十二緣生三細六麤十八界等歎其精細以爲儒者弗及然則其人其敎苟無涉乎依他之說者雖支持門面之儒猶不得不帖然誠服蓋好尙相同故也昔無神之說發於公孟（墨子公孟篇。公孟子曰。無

鬼神。是此說所起。非始晉代阮瞻。阮瞻但言無鬼。而公孟兼言無神。則識高於阮矣。排天之論起於劉柳 王仲任已有是說。然所排者。惟蒼蒼之天而已。至劉柳乃直撥天神爲無。以此知漢族心理不好依他有此特長故佛教得迎機而入而推表元功不得不歸之孔子世無孔子即佛教亦不得盛行僕嘗以時紬時申譁衆取寵爲孔子咎至于破壞鬼神之說則景仰孔子當如岱宗北斗凡人言行相殊短長互見固不容以一端相槩也或者謂孔子亦有天祝天喪天厭獲罪於天等語似非撥無天神者。按孔子詞氣每多優緩而少急切之言故於天神未嘗明破然其言曰鬼神之爲德體物而不可遺此明謂萬物本體即是鬼神無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比諾沙汎神之說汎神者即無神之遜詞耳蓋孔子學說受自老聃老子言「象帝之先」既謂有先上帝而存者莊生繼之則云道在螻蟻稊稗瓦甓屎溺而終之以「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則正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無物非道亦無物非鬼神其義一致此儒老皆主汎神之說也及其言天則本諸往古沿襲之語而非切指天神且如印度婆羅門教建立大梵 梵當讀鉢。正言鉢邏摩納。 佛教已撥去大梵而猶有「梵行」之名詞蓋舊語相沿莫能遽易然其義旨已非孔子言天亦若是耳及公孟撥無鬼神儒術由此成

立非孔子造端之力歟儒者立說但求心理之殊不求形式之異故孔子雖言鬼神體物而仍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公孟雖撥無鬼神而仍言祭祀之當有然孔子言如在如在者明其本不在也公孟於墨子無魚作罟之說亦無辯論其意謂魚雖無有但順世俗常儀而作罟可也原中國言鬼者本非直指幽靈觀說文鬼字從甶甶爲鬼頭與禺字從甶同意禺本母猴若鬼爲幽靈無形之物何以得象其頭何以母猴之頭得與鬼頭相似是其初所謂鬼者本即山都野干之屬異物詭見覩之驚噩於是幽靈亦假此名此言鬼者之緣起也言天神者則語或本於印度古教梨俱吠陀所說最尊之神有言「丘」者爲天上晴空之義有言「提婆」者即爲天義有言「阿姑尼」者爲光明火神而與因陀羅（即帝）合德之義其語轉變流入中國提婆二音或譯提桓（日本音作デワ中國古音舊無麻部故以歌戈元寒等部之音代之）提桓合音則爲天由天而取其雙聲則謂之帝由天而取其疊韻則謂之神（古音天神同部）此自有形移于無形者由天而取其雙聲則對於天者謂之地此自有形移於有形者由地而取其疊韻則謂之祇此自有形移於無形者然言神言帝有時或以天字代之具體抽象不甚分殊而印度尊敬其人者

多謂之天（如阿闍世王稱父爲天。玄奘在印度。被稱爲辯才天之類。）中國古語亦多同此莊子在宥篇載雲將之語鴻蒙曰「天忘朕邪」曰「吾遇天難」知北遊篇載老龍吉死神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是皆以天稱其師長則「天」語本於印度明矣其言丘者更可證明說文「丠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丠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按昆侖發脈於葉爾羌自南方視之雖在西北自燕代視之反在西南周秦以上諸華疆域北方偏羸何有昆侖在北之說若謂溯原于迦勒底則昆侖反在其東說皆不合夫正値昆侖之南者惟印度耳然則丘在人北必自印度傳之觀其以閬風玄圃爲神仙羣帝所居是即以昆侖擬之天上即印度所指天上爲「丘」者圜丘之祭實象昆侖爲之以祀昊天上帝而丘訓爲空（廣雅釋詁）又合晴空之義古音丘巨相通故丘嫂亦作巨嫂巨即渠魁之渠封禪書有老父稱武帝爲巨公巨公渠魁文字非二以丘爲尊神而名其君長爲丘猶以帝爲尊神而名其君長爲帝也阿姑尼之爲語本自火教所傳其名起於印度波斯未分之世中國重黎司火於火教本有因緣郊之爲祭大報天而主日此明以火爲最上之神而六天名號見

於文耀鉤河圖各種緯書其義多不可解惟中央黃帝名含樞紐含樞紐者非阿姑尼之音轉乎文耀鉤云「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周禮大宗伯疏引）此非火神而與上帝合德之謂乎此言天言神言帝之緣起也其後展轉荒謬不可爬梳鴻範言「帝乃震怒」大雅言「帝謂文王」則明視上帝爲有人格矣中國得孔子汎神之說至公孟而撥除之印度得數論無神之說至釋迦而昌大之其轉變亦有相似自孔子公孟而後郊丘宗廟不過虛文或文人曼衍其辭以爲神話（如九歌天問等）其實已無有尊信者特愚民不學猶眩惑於是耳然所以維持道德者純在依自不在依他則已著然可見而今世宿德憤於功利之談欲易之以淨土以此化誘貪夫寧無小補然勇猛無畏之氣必自此衰轉復陵夷或與基督教祈禱天神相似夫以來生之福田易今生之快樂所謂出之內藏藏之外府者其爲利己則同故索賓霍爾以是爲僞道德（道德學大原論）而中國「依自不依他」之說遠勝歐洲神教亦見德人沙歷遜黃禍論中今乃棄此特長以趨庳下是僕所以無取也往者作無神論大爲基督教人所反對廣州教會有眞光報以僕爲狂悖至極吾以理內之言相稽而彼以理外之言相應此

固無庸置辨今得足下所言乃藉以吐吾肝鬲要之僕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爲臬極佛學王學雖有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說約之自可鑄鎔爲一王學深者往往涉及大乘豈特天人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於我見然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獨王學）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貴族之說）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愞夫奮矜之氣以此楬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乃若愚民婦子之間崇拜鬼神或多妖妄幸其蒙昧寡知道德亦未甚墮壞死生利害之念非若上流知學者之迫切也若專爲光復諸華計或不必有所更張而吾黨亦有信基督教者豈能要之使改顧論理有相伐耳至於社會相處之間稍有信仰猶愈於無執持今之所志但欲姬漢遺民趣於自覺非高樹宗教爲旌旗以相陵奪況約楞伽五乘之說而基督教並在天人二乘之間是則即而用之可矣書此見志願足下審思之章炳麟白。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土地國有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淸者即行停寄淸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民報第拾四號

(日本明治四十年六月八日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售報價目表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册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全年十二册	二元
半年六册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册	二角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一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同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ノ壹 晶光舍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本鄉森川町	益文館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神田今川小路	大華書局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三崎町	譯[illegible]洋服店

早稻田鶴卷町	鱗醒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漢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	祥興號 阮英紡
芙[illegible]	朱頤兒
小呂宋	人壽堂
埠甸	福源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埧羅	湯伯令
蘇六甲	振長春呂文采
麻坡	潮裕豐
西貢美萩	同德樓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陽曆六月七日印刷
陽曆六月八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